彙纂功過格

吳建勳敬題

光緒五年己卯淦西蘭室唫館重梓

彙纂功過格兼註釋

板存江西省甲戌坊乙藜齋

序

君子之爲善也盡其所當爲而已非有所希報於天也其去惡也絕其所不可爲而已非有所懼禍於神也然在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
殃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
又曰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則福善禍淫
之說自古志之其理固不可誣

也今夫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執此以例天下之衆吾知其必不能也强其所必不能而卒使天下之爲善者少爲不善者多則

何如明告以不可誣之理引之以所慕而惕之以所畏之爲得也功過格之爲書也其來已久自袁氏了凡力行有效盛稱述之遂以布行於世好脩之士因

而推廣其說斟酌重輕其條目
愈詳而義例愈備用以進人爲
善而戒人爲惡何其淺切著明
也今夫人孰不知善之可貴惡
之當懲也然所知者善惡之異

名焉耳若夫就當前日用之行
而別其孰爲善孰爲惡孰爲近
於善而實非孰爲不期惡而已
犯其間毫釐疑似之辨鮮不昧
昧焉於是乎有善之所在而漫

置之惡之所在而冒處之者多
矣其妄可不予之鑑照而令其
知所決擇乎今功過格之所載
其於善惡之分辨之至確晰之
至精一寓目間而趨舍之途可

以了然於心循是而用力焉猶有不純乎善而或陷於惡者吾未之見也是編之輯誠云詳備其梓而行之者則雲間好義之家聚衆力而成之者也余觀其

所載多古今聖賢之精義微言間有所發明亦皆合於經傳之旨足以扶倫紀正人心而偕斯世於大道非類夫二氏所云因果報應之說怪僻而淺陋也賢

者能盡其道雖至於聖人無難其不能者兢兢弗違亦不失爲寡過之士若乃非笑其說以爲拘迂而忽焉弗講者不免於小人之無忌憚而已矣更有剽取

其說徒用責人而不知反己所
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待者輕
此亦下愚之流而君子之所深
惡也願觀是書者虛心求焉反
躬體焉庶不負編輯者之意而

世道亦重有賴也夫

甬上陳錫嘏謨

天下之敵人沈迷長人才德救人实難增人十佰利最益人者莫如好書如小學近思録名臣言行録朱子全書二程遺書大學衍義薛文清讀書録陽明輯要三編五種遺規廸吉録吾師録朱文端十三種藏書人生一覽讀願體集悦心集父師善誘法農政全書傳家寶福恵全書吏治懸鏡佐治藥言六事箴言汪志伊荒政輯要飭州縣條規在官法戒録學治臆説太平廣記資治新書江西政要三魏文集異談可信録宋賢事彙齊民要術　皇朝經世文編湯文正遺書呂新吾諸集高忠憲諸集日知録蒪生八牋康濟録人譜明儒學案洗心輯要各種性理諸儒語録諸家經濟類書各家家訓吏治教化農桑地利理財倉儲水利弭盗救荒等書及感應陰騭科名顯報各種勸善書書名多見於五種遺規　皇朝經世文編讀書樂趣簡明目録身世金箴勸善全書祈查閲訪買并勸人買閲自有十佰報或訪大利濟書板之漫漶者未行者刊刻其功更大至淫詞小説存留即是禍胎切祈速焚燬

耐自立軒敬録

重梓功過格彙纂緣起

是書彭凝祉先生稱其與經史相表裏至老讀之不厭摶䊷於元宰必讀觀先生室慾篇末自跋云云卽思得覩是書而無由

按先生江蘇長洲人名定求康

熙丙辰會狀孫名啟豐雍正丁
未會狀科甲綿遠列清班而登
顯仕者代不乏人則奉是書之
有益信而可徵竊念功過格之
爲書自袁了凡先生後桐城姚
龍懷先生撰功過格拈案先曾

祖念堂公纂功過格輯要俱久
行世而是書則摶未見以江右
無板也咸豐壬子館會垣承
前邑侯靳錫銘先生持贈後攝
金谿泰和學篆暨就外館必攜
奉案頭亦冀鍼砭己過而已光

緒戊寅夏蘭室館及門彭生煥

庭楊生夢巖欲劀金重梓廣爲

流通商之同學楊生斗垣等十

數人有同心各量力佽助核字

數共五十八萬有奇頁數壹千

有奇所費不貲恐難遂願適

邑侯謝選門夫子因公至鄉慫
慂是舉謂是書可佐
聖天子化民成俗捐廉表率樂輸者
遂源源焉彭生仙友復囑其弟
崑山於湘江滙貲迄己卯秋鐫
板三百千文之數將符爰付剞

氏是科仙友膺鄉薦計偕北上
仲冬摶就高安縣署館 明府
黃樸齋年丈與湟川廣文李雲
客先生見是書亟稱之復助刷
貲本年七月始蕆事彭生等問
序於摶誌厥成摶以原刻陳公

序推闡盡致毋庸復贅第思是
書重壽棗梨端有自來非得
謝選門師倡助則彭楊二生雖
立願各同學即襄贊未必成今
幸工竣特誌其緣起行見是書
出而信奉者亦繼美長洲斯化

民成俗誠有助焉因將諸君子
樂輸數目及支銷細數並列同
學校對縷附於簡不泯其勞云
光緒六年庚辰孟秋金川鄧九
摶仲卿氏敬識





節錄元宰必讀書二則

彭凝祉先生師說末云予教徒與教子無異必勉人熟讀經史以厚其根柢否則似無楫而濟江河也一切浮濫時文纖巧詩賦槪不許入眼嘗親寫感應陰騭覺世勸孝敬字遏慾放生等文案頭各置一本題其籤曰元宰必讀書每晨令讀一遍及朱子小學彙纂功過格二書不厭詳說以長其良心而天之報我者如是其篤焉孰謂爲師不可造大福哉

又凝祉先生室慾篇末云彙纂功過格一書實
與經史相表裏吾至老讀之不厭而簡便易行
尤莫要於日誦感應陰隲覺世諸文使其念念
不忘常若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安有觸目警心
復墮火坑之患無如父師不以是教其子弟日
汨沒於時文而卑陋已甚此吾所太息而不可
解也沈端恪公跋其書云日誦一遍眞人品眞
學問卽於蒙養基之省數篇帖括之咿唔得異
日無涯之受用爲父師者何憚而不爲哉

蘭室唫館校對及門以齒爲序

繩孫劉祖武

庭三劉達尊

德卿鄭維馨

楫臣皮濟川

藜閣劉校經

斗垣楊丙照

仙友彭天爵

錫吾鄒集禧

勉齋楊建中

子荀周人龍
煥庭彭天華
生甫楊宗岱
夢巖楊　弼
湘帆吳鑑藻
壺九楊鍾華
卿雲劉應龍
男
盼雲恩漢
芸香恩傳

凡例

太微仙君原格。第載大略。聽人以類旁推。傳世既久。經先賢廣爲參訂。條例詳悉。令人益易遵行。自與善堂刊本出。斟酌精當。無有踰焉。近復見徐氏家藏一本。較諸刻本更細。云得自異人手授。因參校與善堂刊本。幷彙考諸集。細加研擇。肌分而縷析之。期於無一挂漏無一複疊。而復循倣感應篇刻法。加以引證註釋。而功過格之流行。於斯集大成矣。

條例分門。有綱有目。由人倫而日用。故首以盡倫。繼以脩身。由身而及民物。故次以與人。終以愛物。此四者。綱之敘次也。又就綱之中。分列細目。燦然別白。是皆徐氏藏本所定。惟其間之訓辭。則必參考諸刻。而細微斟酌論處。仍得益於與善堂刊本居多云。

合觀諸本。雖極細密。而凡極惡之端。不舉列焉。如於倫

常內造謀陷害。縱慾滅倫。及漁色殺害。決水放火。劫財害命等事。此乃禽獸盜賊之行。不得謂之過矣。豈區區設格之可律哉。故諸本皆不及之。至若終身但知自利。欺侮君親。及恃强毆罵。誘人致破家。造計傾人家業。離間人骨肉。誣人閨閫。有意破人婚姻。邪術惑人。殘人禾稼。私殺牛犬。私造假銀。種種過惡。亦必極無恥小人所為。吾輩或可免此。茲編并不載入。

盡倫脩身與人愛物四條。此士庶通行格也。外又附以伎術行功。費錢行功二條。亦於士庶通行之中。而特為提出。取其豁然醒目。實非另為一格也。若閨門格居官格。則劃然各有專主。由是內外無闕。出處皆備。無人不受範圍。無地不有規則。蓋從來諸刻。無有若斯之完善者也。

格之詞。悉用白文大字。原文間有旁註。則仍從註列。但

與白文連寫。而徵粗其字畫。以見不異於白文也。其在編輯者所綴。另用兩字以間隔之。其名有六。一曰總論。二曰增註。三曰廣義。四曰發明。五曰徵事。六曰附錄。

總論 于各條簡端。總括其序列之詞。論說其分條之意。可以一展卷而義類該舉。如目之有綱。衣之有領也。其關係一條撮要之詞。亦統於總論之下。

增註 或白文有相似而迭見者。爲剖別其異同。有一類而分列者。爲解釋其緣故。或旁註未詳。敢推例而添詞。或私衷有惑。特闕疑以俟質。期白文之無一蒙混。而後已。舉筆之下。反覆周詳而後出之。蓋非苟焉已也。

廣義 欲讀者之深遠旁通。則就本文所未及。因端而推極之。慮讀者之粗淺流弊。則就本文所既及。參詳而補救之。此即增註中引伸之筆。增註僅以明白文。廣義則開發讀者之功不少也。

發明大槩采昔聖賢之語並近時感應篇註釋。與本文互相發明。間則私意有所感觸。因取其理而闡繹敷陳。或以自儆。或以諷世。亦都在發明之中。不免疎略見譏。尚俟四方博雅君子。以其該洽之衷。精深之識。研斷無遺。惠益實多。

徵事非以為法。即以為戒。意在激勵斯人。不得不并及其災祥之應。或災或祥。其報甚重。蓋亦生平積累所致。非僅因其一時小節而然。特徵事於本文之下。無取旁及。專摘一事。而效即連舉焉。讀者當善會之也。

附錄其言其事。不關涉於本文之要義。而有可以波及者。則附誌之以備觀省焉。

彙纂功過格目次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

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闇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卹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

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
祐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衞之所作必
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
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非義而動背理
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
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
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强不仁狠戾自用是
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

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賢聖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塡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減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

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
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
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
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
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烹
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
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

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至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鬬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
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
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
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
貌慈穢食餧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秤小
升以僞雜眞採取姦利壓良爲賤謾驀愚人
貪婪無猒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
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

矜誇常行妒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

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亾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

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感應篇功過格向爲修持日課誌誦勿忘儼對神明悚然警懼庶幾清明日生邪僻日斂古之君子敬畏聖言終日乾乾惕若厲夫亦猶是心也豈徒口耳之功謂可僥福也哉是編註釋功過格仍以感應篇弁列簡端便人持奉莊嚴靜對期于實體躬行勿竟漫爾習讀則不免於輕忽侮褻矣豈惟無益適以滋戾告修持者戒之

梓潼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急
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如此聽命於天故能久
證眞位今勸世人每日侵晨持念
玉皇大天尊元穹高上帝
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玉虛師相元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四位聖號誦太上感應篇
一徧以消罪愆遵以修行庶持念聖號靈篇得以感應自然
福祿無量子孫榮昌諸事吉祥仕宦卿相各宜書寫此經一

帙日夕瞻視依此修行禮念
玉帝聖號行之二年萬罪消滅行之四年百福皆集行之七年
子孫賢明榮登科第行之十年壽命延長行之十五年萬事
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爲卿相行之三十年注名仙籍行之
五十年天神恭敬名列仙班胡不勉而行之

文昌帝君陰隲文

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隲。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平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

化。慈祥為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眞
朝斗。或拜佛念經。報荅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
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
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
之暴露。家富提携親戚。歲荒賑濟鄰朋。斗秤須
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
責苛求。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
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

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妬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女妻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于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于眉

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剪礙道之荊
榛。除當途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
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
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于羹牆。慎
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
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
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
哉。

彙纂功過格第一卷

盡倫格

總論

積德累功。必有其本。未有倫常不盡。而可云行善者。孝弟二者。植於天性。教學之率。自童稚而然。極其功用。可以光四海。通神明。故父母伯叔兄弟。固盡倫之莫大者也。旣長成立。則有妻妾子女。由門內而推之。則有宗親朋友。皆倫常之所係。見於聖賢之埀訓者。何一非所重焉。別其情文。同其愛敬。惇庸之道。誠不可不講求也。至於主僕之間。亦有君臣之義。士大夫所以脩身而齊家者。亦正宜留意焉耳。〇倫常之間。道非可以易盡也。首視其分之所當爲。終視其德之能相感。以一己之循循恭順。而合門庭內外。無不感化悅從。共歸於行仁而成德焉。夫然後爲盡倫之極至者。試觀於舜。其家庭之遭際

何如。而克諧盡道。使頑嚚傲慢。悉有歡愉聚順之樂。經傳所稱允若而底豫者。蓋非淺嘗薄效之可幾矣。先儒謂致中和。則必有位育之應。一家一國。隨地可實徵之。如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又曰。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以是而思盡倫之功。精乎微乎。

父母盡倫之一

總論　孝之大綱有四。一曰立德。二曰承家。三曰保身。四曰養志。其間遇有不齊。才有各異。要在隨分隨力。盡所當爲。實有一段至誠之意。行乎其中。終其身至於瞑目。無毫髮之遺

慽。其於孝也庶幾矣。○聖賢教孝之語。筆不能罄。壁間有勸孝歌。言言悚惕。即此一歌。已足令凡爲子者撫衷自失。歌曰。人倫孝爲大。聖賢著孝經。孝能格天地。孝能動鬼神。試看不孝子。王法加極刑。尋見幾不孝。烈烈被雷霆。嗟哉不孝子。豈是無良心。試說慈母苦。逆子須細聽。懷胎十箇月。晝夜不安寗。及到臨產日。命與鬼爲鄰。汝身出世日。汝母欲死辰。兒方在懷抱。便溺無乾裙。終日不離手。筋骨盡酸疼。眠兒就乾褥。將身臥溺痕。兒若有微疾。雙親目不瞑。恨不將身替。求天與神明。聞兒一聲哭。膽落並心驚。兒若會行動。時防水火濱。養成三五歲。費盡萬般心。及兒稍長大。那記親辛勤。娶得一美婦。百般會奉承。從此視父母。看看似路人。開口母聒絮。妻言句句聽。事事母操作。妻眠午不醒

餐餐母粗糲妻嫌無酒葷。母身穿破舊。妻日換鮮
新。兒或偶遠遊。倚廬盼朝昏。時時愁不測。討信卜
歸程。及親年漸老。當家子養親。寒煖衣不節。飢飽
食不勻。以致有疾病。也不問晨昏。仍前尋快樂。那
顧親呻吟。雖是求醫卜。終若沒正經臥床畧長久。
汚穢生厭憎。說數說天命。果然赴幽冥。忙忙與兄
弟。爭產奪金銀。棺斂俱草草。乾號。只幾聲。送出荒
郊外。棄置在埃塵。細比親情義。百中無一分。普天
人世界。骨肉首雙親。君與昆妻友。從此配合成。極
貴與極賤。不孝不如禽。天地鬼神怒。親朋隣里嗔。
陽間受誅戮。陰司奪筭齡。孝不論存歿。孝不論富
貧。依力盡本分。事事要至誠。古今真孝子。在心不
在文。生前不能孝。我親不再生。常思親容貌。常思
親音聲。常思親慈愛。常思親苦辛。思親親不見。惟

有淚沾襟。普勸世

間子。竭力孝雙親。

一功 服勞承歡致敬盡養惟恐有闕。一日一功。

徵事 山陽徐積父卒時，始三歲，哭甚哀，既冠，事母謹嚴。祭言觀色，凡所以求母歡悅者，無不至。進奉飲食，必躬必潔。非有大故，未嘗去側。登第後，年已過壯，尚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若此乃所謂惟恐有闕者也。賜節孝先生。

○夏暘，石工也。目不知書，志行純孝。冬月侍父同寢，必夾溺器於懷，溫之。父欲溺，卽以進。父卒，哀毀逾禮。母病，侍湯藥不離左右。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荔枝。家在城外，值夜大雪，越城叩市，苦求以應。暘子以小過爲弟毆死，暘恐傷母志，吞淚不言，人以爲難。

曹天生曰，觀夏暘夾溺器事，此卽扇枕溫席之心。然

其心彌曲。其情彌摯矣。夫人莫不慈愛其子。爲弟所毆。尚不能忘。乃恐傷母志。至於毆死不言。其孝若此。而得於目不知書之石工。吁。可敬哉。

◎對親和氣婉容憂憤不形。一日一功。

發明 王浚川曰。或謂君子事親之道。非富貴不足以盡之乎。曰。玉粲錦衣而愛敬未至。如親之不樂何。心敬詞婉而色愉愉。雖蔬食水飲。歡也。君子亦貴乎悅親而已。富貴者。所遇一時。非由乎我者也。孰能必得之。庶人之孝。勤四體而通神明。豈必藉軒冕哉。

廣義 愚謂此條。凡不得於親者。尤當佩之。袁氏世範曰。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暱于私愛。亦爲子者。實有不是處。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洽。親意久而自回。毋徒怨天尤人。付之無奈何也。又顏

先生有言曰。前後之間。嫡庶之際。父母或有偏向。而爲子者亦易生嫌怨。此當委心付之。期於必得歡心而後已。大畧錯化最急。蓋親生兒女。雖有時呵譲。有時忽畧欠缺。過則忘矣。而異生者。則猜嫌有種。氣色間自有齟齬。縱百般調娛。終不能安如無事時也。處此者。直須渣滓全融。不存一毫火性。比平常爲子者。遜志承歡。倍加謹愼。有仁心之親。自然轉而憐我。若其無仁心者。感之不能。況可觸之。亦惟自盡子道。以無陷于忤逆。斯已耳。若一意見親不是。火性堆胸。消遣不能。擺脫不下。必將有遏抑不住之時。微根不除。遂致橫決。吾恐其時責親者輕。而爲子之罪。莫可逭也。

◎脩德勤學致親悅。一日一功。

徵事 陳太守閻人。十八歲。猶運鋤田間。父爲里役。被縣令杖歸。怒罵其子。子私請於母曰。令何人敢

杖我。父父復罵曰、奴才、彼能讀書耳。子聞言。遂自發憤。走村塾借書。旦夕吟哦。精思審問。一年能爲文。明歲里選、衣弊衣就之、吏呵不與卷。直詣令前、試一破稱善、是年補諸生、聯捷辛丑進士、任太宗晉憲副、具慶榮封。

◎善則歸親過則歸已

增註　善者。已之善也。過者。親之過也。如爲一事。與人稱述。雖出於已、而必推爲親之意。實然。又如已之德業日進。縱令特出邁種。而必推爲親之教澤。使然。武周之得天下。事事歸美文王。備載於詩書。近世士夫、咸能識此意也。惟夫過惡在親。恒未必其克任諸已。細瑕薄失。惟恐誚責之誤歸。苟其重大不堪者。更安望身甘戮辱而冒承之哉。有能是者。我知其孝道有不勝計矣。◎事親只以情論。凡百事宜。總期親享其美。予受其惡。未有忍於戮辱之獨在於親。而已

無所分受者吾嘗觀吉翂事而感嘆不置因可見過則歸已亦其至情之不自禁也附誌其事爲勸焉吉翂父官原鄉令以事逮廷尉當大辟翂年十五匍匐號泣撾登聞鼓乞代上以其童幼疑人教之敕廷尉蔡公嚴訊之廷尉乃盛陳獄具厲聲曰爾求代父死敕已許應便伏法汝審能死否知汝必爲人教誘使然脫有悔異亦聽許翂對曰囚雖蒙弱獨不知死可怖哉不忍見父極刑而苟延所以內斷胸臆委身不測上干萬乘此豈細故而當受人教乎蔡乃和顏誘之曰主上既許釋汝父吾見汝神儀明秀足稱佳士今轉辭幸父子同濟翂曰凡蜫𧊧螻蟻尚惜其生況於人乎但父掛深劾必正刑書故思隕仆冀延父命誠無所顧死蔡公徐命稍脫其桎梏翂不聽曰死囚豈脫械哉竟不脫廷尉以聞詔兩宥焉丹陽尹欲舉

翂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也父辱子死道有固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又唐德宗怒費道冲洩禁中事賜以鴆酒道冲子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毒自左足洞出復生使因具奏詔流費氏父子於南海後遇赦還帝嘉其孝拜壽春太守◎親病

小心侍奉湯藥無頃刻離膝前○一日一功發明先輩曰人子孝親固無時可懈也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侍孝尤甚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即如病者坐卧不適遺洩叢穢薦席可憎子所難養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故雖有事出外聞病必歸敢居家而不留心於侍奉乎徵

事洪祥字士高黄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父友璋病癱年餘侍奉湯餅扶持起卧未

嘗解帶衣被垢穢必躬治之妻完顏氏貴家女也友璋念兒卽孝而婦或少嗔心不安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侍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旁是夜父欲起見僕已熟睡强自下床力困難支忽一人來腋得不仆友璋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父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父疾漸瘳士高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已見父形於醮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壽九十七終里閈稱曰隱德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章良駿新昌人早喪父其祖病瘋手足拳攣不舉駿日夜撫摩疴癢家貧極力具饍多含伏以哺當春和輒背負出遊與得其歡數載不輟祖年八十餘每對衆涕泣言其孝有司以順孫旌之◎一曰敬事神

明祖先爲親祈福免災齋戒至誠

徵事

陳少卿母病求醫不效夜半虔禱上天願求妙藥以愈母病少頃金盤有聲視之則藥四十九粒也奉母服之即愈後又病少卿撰青詞召羽衣祈禱道士伏壇輿曰上帝甚喜青詞中有一聯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人子之請如今許太夫人更延一紀壽矣○顧文康公少時撰一表文每夜必焚香告天以延父壽願以已壽益親一夕夢黃鶴從天飛來近視之即所焚表也後一大元字復有硃批篆字曰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賜父恂二紀壽鼎臣狀元及第未幾登第父臻上壽受封爵○澄江夏芝生客居京邸念七旬老母在家久缺奉侍康熙癸卯七月望日向文昌帝君前告許印施陰騭文萬紙祈母康健已而家信至報母前

患背疽幾危於七月十五忽愈又郭琮喪父獨母在常懷罔極之嘆三十年不茹葷飲酒朝夕虔禱母壽果得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益健觀此則人子祈求特患不誠耳誠則未有不驗者也

◎一事

責怒順受 徵事 唐劉敦儒母病狂非笞掠人不安食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時見笞體常流血母乃安敦儒怡然不爲痛母喪毀瘠幾死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旌閭

三功 贊成親一善 ◎ **見親有怒有憂婉轉解釋**

十功 孝順十五日精進不倦 徵事 淮安呂升事父寢處不離父年高便液不時升承順益謹夜嘗四五起遭兵火負父入山賊感其孝而全之父嗜羡杏鄰豪奪之升爲文求神神即譴鄰

豪發背諭以速還孝子杏地乃已○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日焚香爲父母祈禱百計娛樂晚景而後已上帝見其心專意一七子三壻皆賜殊科居先夫婦各證仙果夫孝親爲分內事一何獲報之重乎則以其奉嚴急之親而能精進不倦若此固能人所不易能矣上延親壽下培世澤身列仙班吾仰之而甚慕悅吾仰之而尤內愧也◎守一義方訓處變不違

徵事

陶侃爲都督時飲酒有定限常懽有餘而限已盡殷浩更勸少進侃曰僕年少時有酒失慈母見約不敢過也◎親所敬愛人加意敬愛

徵事

崔沔母失明傾家求醫藥必備物溫清適時每良辰美景必扶持宴遊笑談陳說於前母怡愉融液不自

知其有所苦也。母卒，痛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居官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泉慰安也。子祐甫為唐賢相。陳咸卿曰：崔公可謂真孝子矣。生盡其歡，死養其志。後世有身居富貴，而待同胞若路人，薄母舅如閒客，閱此能無汗顏歟。○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方慤註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於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曾子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承親志完一未了善願 照事記功，功外另加十功。徵

【事】杭州汪靜虛奉感應篇，欲刻板廣施，力薄未果。其子源謹遵先志，積貲刻成，多方勸募，印施萬部於人。一夕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共施，我已獲福冥中，汝母亦享高壽，衆人與汝，俱名註善籍矣。勉之。

◎為親補一過及還一逋欠。

【增註】此條亦有輕重大小之別，雖止列十功，實有非十功之足盡者。

【徵事】程驤父少良，始為鄞盜，致貲百萬，老而改行，不復出里閈者十五年。既死，驤不知。後有過，其母罵曰：本不良種，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事告之。驤數日不食，悉散其財，就里中讀書，漸通五經子史，動有繩墨。開成間相國彭公特禮聘之。◎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還金。坦子

以無券辭仲敍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
若翁知之吾弗償與曰何顏見兩翁于地下也

三十功 **敬守祖父遺業不致隕落**

發明 人家之興隆雖在于天而保而守之得以不替實在于人故何孝子家規有撑持門戶之規正諺所謂做人家也事勢不同大小各異而要不出于勤儉兩字守其常分循循整飭無獲譴于天無好勝于人無苟安于已光大顯榮之事黙以聽之而使祖父相傳之世業不自我而廢墜閉戶無求戮辱不及詎不足稱承先無忝者哉噫所以致此者誠不可不講求其道矣

附錄 陸梭山先生家制曰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在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視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約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米穀逐年增置倉廩其六分作十二月之用閏月則分作十三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先生束修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宗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飢寒者過往之無聊者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墻屋取諸畜養雜種蔬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若

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又曰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争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满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羸餘然後家可長

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前所言一切不講者非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前所言以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世人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計也○又陳氏家規與曹月川先生輯畧相同余最喜其服用推仁作家三條為傳業保家之計有倫有要言言切實并誌於此其服用曰一每日佐膳葵菽瓜菹腐羹麵餅之類其大常也歲入充給則年逾六十者日得飲酒三日

一修旨甘餘衆則五日一飲酒十日一食肉老者異饌毋得饞口苟歲入不足更當思節省焉一歲時慶節惟端午中秋及除夕得循俗例特設酒肴少者拜獻長者因得舉家列燕以爲歡娛苟歲入不足則罷廢之一每年製衣只尚布素有逐年一製者有隔年一製者有三四年一製者總視家長所服爲準或冬或夏家長製衣必遍及舉家均平一體一賓至設肴大賓無踰八簋常賓以五簋爲盛以三簋爲率其熟識至戚往來一簋雅潔亦足表誠無多肴也其推仁曰一門內之人或有疾病無論長幼賢愚必當爲留心療治醫藥有費毋靳惜焉一每當除夕家長得以歲計羸餘合一家長幼酌量而賞賚之令其私貯以備疾病時吉甘調養之需蓋常饍定規恐病者之情難抑姑聽其自便爲安也一里黨痾癢疾痛我子孫

當淡念之彼不自給況望其饋送我乎但有一毫相贈亦不可受違者必受天殃一 里黨及莊佃或有缺乏量出穀借之後催原穀歸還勿收其息一 子孫苟成家有道量力寬餘周給宗族里黨之外凡如脩治橋路施藥施衣施茶之類皆當以時為之一 戒殺亦以廣仁除時祭及享燕大賓外槩不得殺牲其作家曰一作家以力耕田廣積穀為主務本節用其敬志之一 有田早輸官稅毋煩督催毋少拖欠一 作家不可恃偶得之財不必盡悖理傷義總飄忽不可為常甚足亂整齊畫一規模古人必行徹法正喜其有定式也其淡思之一 稔歲之入必準備凶荒餘一餘三古人長慮不可失也一 或頻遇荒歉不足於用但當力務節省合家口糧不妨酌減切不可舉債戒之戒之一 耕種之外紡績為重婦女不輪值中饋非有生

產疾病。畢集織紝堂。各課以功其有分外精工勤儉者。量加賞賚以昭鼓勸。無故不至者重罰之。遇俗節則與假一日。一園圃種植。必取有益日用者。異果奇花。雖可易錢。不可使出我家。按其家規。共十五條。每條列數則。盡爲子孫義聚而設者。固當另刊行世。只此三條所列。行寬仁於紀律之中。舉世之所謂做人家者。非病濫奢。即病慳刻。均可免矣。不當家遵而戶守之也哉

◎家庭雍睦克順親心。

【廣義】一家之中。兄友弟恭。夫義婦順。子賢女婉。主恩僕勤。愉愉歡洽。有紀有倫。臨其上者。樂可知也。是豈關境遇之適然哉。全在主家之一人。滚心妙用化導一家。薰蒸漸漬。翕然協德。則固非倖而致者矣挪嘗論化家之道。莫難於其妻之盡順。濂溪先生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然則雍睦之風。必先順其妻。而

後可以望斯效也。堯之試舜。則以釐降。詩之頌文。特舉刑于。惟聖人能深知其故哉。

附錄 史測曰。人子事親。必正其家人。而後吾親可得而事也。傳云。宜爾室家。父母其順。後人德薄。正之最難。乃有攀姻高門。以爲榮幸。不知富貴之女。鮮有不驕奢惰慢者。彼且惟意是恣。安能令其和同協一。由此家庭之間。傷害倫理者多矣。其時爲丈夫者。決絕之而不能。調停之而不得。手足疑貳。毛裏乖離。情有必至。勢所固然。不幾進退維谷哉。讀史得焦華事。深服其行之高而見之卓。華至孝。西秦王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非所願也。秦王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强卿。人子知此孝思過半矣

發明 合上敬守家業一條論之。一以觀政事。一以觀

教化。二者必兼。斯乃成家齊治同道。其在斯乎。

五十功 親一事有違倫理。委曲勸諫。使至悅懌。

【增註】此條意必指親之萬難化者而能化之。故記功如是之重。若親過甚小。而化親之機亦甚易。則當准贊成親善例。似不得附會此條。【廣義】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邱瓊山曰。按內則此章之旨。朱子引之以解論語事父母幾諫章。謂二章之言相表裏。解幾爲微。微諫。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漸漸細密。不須峻暴。強加闌截也。愚竊以爲朱子之意固是。但于幾字之訓。似不甚親切。若以爲幾微之幾。則孝子之

於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方其幾微萌露之。初。即揆其情。志意嚮之所在。隨事而致其察。先事而爲之防消之。于未然。遏之。于將然。則用力比於熟諫爲省矣。噫。孝子之于親。過初形。則幾諫。過已形。則熟諫。致其親于無過之地。則非徒養其志。而又有以成其德。二章之意。非但相表裏。蓋相始終焉。○徐紫崖曰。千古稱孝子者。宜莫如舜。抑知舜之至孝。正以其委曲。化親之心。爲甚摯。委曲。化親之。功。爲甚深耶。吾論舜之家庭。惟以尚書明文爲據。瞍何如人。謂其心不則德義之經。大約好利而多鄙者也。母何如人。謂其口不道忠信之言。大約負能而長舌者也。以舜之至性而處此。視親之違道失理。豈徒私謂其非宜。直有深憂切痛。而不自釋者。蓋其眞誠篤摯。雖在他人。有惟恐其爲不善之心。觀所以化陶漁者可見。而況于家庭

也乎。吾知其切切然以善期親。夙夜之間。殆將無所不至。親所爲之事。未合於善。不敢以爲無與於巳而恝然也。直負爲巳之罪焉。親所存之心。未依於善。不敢以爲無與于巳而安然也。直引爲巳之慝焉。益之此言。可謂曲形其心矣。視無形。聽無聲。此侍側之所以不勝其夔夔也。痛于心。禱于天。此獨處之所以不禁其號泣也。夫是之謂積誠愛親。其得以蒸蒸自治。而不至於姦惡者。無一非其深心勸化之功。則孝思孝德。誠不可量矣。葢負罪引慝者。必欲化親之心。祗載夔夔者。曲以化親之道。未有修身爲善之人。而不以順親爲心。亦未有欲順其親。不能深心委曲。使其親自底于悦豫。而可迫期其親之順者。莊誦功過格自文。詞顯而旨深矣。

◎**親以無故破家。貽累後人。盡巳心力不**

自禁。設位事焉。朝夕致奠。曹天生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者。鬼也。戚君之母既亡。乃請木工之門。求肖其貌。則固有形有聲矣。是已可異。乃復儐絹一端。不知從何致此。總之因其子求肖不得之悲。誠孝格天。故遂幻此異事。以神之。湯臨川云。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不有。可于戚君母子悟之矣。

百功　事事求順親心。不吝財物。終身不變其念。

增註　謂如手挣財物。未嘗有瞞親私蓄者。或內絜私財。惟親意所欲爲。先意承志。無少吝惜。養志之道。當如是也。

發明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

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知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袁氏世範曰。高年之人。動靜恍惚。嬰兒喜得錢財微利。喜愛衣服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兒童玩狎。子孫若能順適其意。不難盡致其歡。

◎**喪葬至誠盡心力。**

【發明】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廣義】喪葬盡心力。切須知務有所必當究心者。特錄二條。一則衣衾棺木之宜預營也。一則造壙成墳之宜長慮也。有所必當戒忌者。亦錄二條。一則鼓樂之不可隨俗也。一則佛事之不必妄費也。舍其要圖而徇其末務。違昔賢之訓。即足以累孝子之德。明知者宜知所裁決也。○張一棟

曰。父母年老。宜倣古人歲製月製之義。預求絲絹爲衣衾之需。富則可用紵絲。厚于愛親。亦不爲過。葢紵絲入地最耐久。切不宜用棉布。棉布入地。不過一月。卽朽矣。齊家寶要曰。棺木沙枋爲上。非貴價者不能堅美。然中間多有破損。巧于補綴。未易辨識。一售其欺。反不若杉木之爲愈也。或取三丈四丈平木。及裏溪之頭段爲佳。但要色老而紅赤。縷細而堅實者。取其木心。候其乾燥。卽可用也。臨攏合時。一切縫罅。先用絞淨眞生漆。厚調生麵銀硃。塗嵌其間。然後推敲成就。雖有小小鬆隙之處。皆爲硃漆充塞。無不泯合之患矣。試眞漆法。取少許抹靑竹上。少頃卽乾。乾而粘綴不可剔剝者眞。否則巳侵入桐油。其性懈矣。硃性極收濕。可以助漆之堅。解漆之濕。故須用之。棺外凡遇縫處。亦用硃漆塗之。棺底須塗抹令遍。棺內只

以少許抹縫餘處不可多用骸骨宜近木不宜近漆也俗用尨灰猪血調塗又以麻布糊縫眞同兒戲此數物徒滋汙穢有何功力耶又一法合縫時先以艌船之油灰塗其內覆綿紙二三層眞固甚于松脂外面灌生桐油數次此法尤爲簡便利於貧者然總非預辦不可易得凡遇父母年老即當竭力爲之不得與兄弟分派爭較彼此推延以致倉卒悞事陽羨何公刻家禮摘要勸民曰古者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後世人多夭札五十制之非豫凶事也而愚者顧以爲諱爲之子者亦故延緩吝惜變出不測物惡價倍貽無窮之恨于心忍乎其力不足者甯厚于此勿急雜務庶免後悔已上論喪所謂宜預營者也○許氏家則曰親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惟風不露水不侵蟻不害足矣築壙不宜磚否磚久易于頹圮而樹根得

于石穴穿刺惟用三和土熟爛而堅築之久則結成全石與天地同不朽矣其三和土即家禮所謂灰隔用石灰三十担砂石如黃荳粗者十担本色土二十担以烏樟葉二担搗爛浸水成汁膠枯勝糯粥也其汁須好缸收貯一絲墮地則渹缸瀉出矣相傳汁灑于地其樹即生今取其汁同石灰砂土拌勻若太濕則粘杵難築太乾則燥散不堅未下棺時先鋪燥者一二寸在底築平俟下棺定向畢鋪銘旌將三和土逐漸塡于四旁緩緩用杵築之一分漸漸築起勿令震動柩中人力須齊不可停歇歇則結皮不相連矣日不能完以夜繼之如不能繼次日須鋤動面皮刷汁加築硜硜有聲錐釘不入爲妙餘俱結于頂上封築完固再以土加高四尺成墳但石灰須用大窰好灰乃青石燒成內防有不著火未過石筋亦有雜白

土及白石末須用水碗中試之乃見惟灰真正則發而堅不可不愼既成墳後四至最要分明弓口號段最宜詳記其四至界限凡以樹木爲界者總不足憑須理石塊爲上界石埋土時常省視永無侵削之虞已上論葬所謂宜長慮者也○司馬温公論居喪禮俗之壞有日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道輀車鄙野愚夫悖情違禮乃至于此張仲嘉曰將舉殯之夜正人子不忍離其親故終夜哀痛悲號世乃有演戲鬧材以哀爲樂背禮傷敎莫此爲甚維風君子當苦論痛止之令全孝道又有開喪之家客至用門鼓于行禮之際奏以音樂亦大非禮大約喪家但當以哀泣爲事孔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凡簫鼓歌唱之聲槪宜禁絕此見鼓樂隨俗之必不可也○金孝章曰今日之俗莫弊于喪事用浮屠以

彼所費不貲了無益于死者何如自盡其心于附身附棺之間乎釋氏之教則薦死者生西方而道家又欲超之仙界今二者並用將令死者于彼乎於此乎又曰經懺所以消罪業勿爲陰譴也夫人之爲惡天之報之不於其身必于其子孫豈經懺所能解免乎使親賢而爲之是誣其生前而陷之于惡也使親果不賢而爲之後者不思爲幹蠱蓋愆之計徒以誦經修齋塞責謂親罪已消則必復爲惡以繼之是自誣而重其戮也若曰罪孽經懺可釋則是桀紂亦可升天而殺人之盜跖終作佛子也早上殺人晚間修誦不害其令名考終也有是理乎則天道何爲福善禍淫而朝廷又何必賞善罰惡耶孝章固名儒其言本于温公及朱夫子非鑿空之說也且如其言亦未嘗得罪于佛菩薩以愚鄙陋寡識然竊嘗揆之人謂三

教並重。則佛固與儒無二也。佛之釋迦與吾儒之孔子。同爲聖人。佛之經典與吾儒之四子六經。同爲聖人之書。吾未見爲儒者。僅口誦經書。而遂可稱善人。矧夫僧人。口誦而欲居爲已功。益無是理。於儒既然佛何嘗不然也。故知經懺之不足以釋罪業明矣。爲是說者。葢有由焉。佛教之中。儘多大聖大賢出其中。一以普度羣生爲念。見世之迷惑積惡而有悔悟之心者。曰爾向所爲罪孽滔矣。今爾既知悔悟。我當爲爾懺告於天。汝速改行以補救之。此亦誘進人心之意也。要之其人誠知悔改則一念可通鬼神。何必藉於佛力。抑佛之肯爲人懺除者。亦以其能悔能改而誘進之。非謂一誦經一齋僧。而盡人可免生平之過惡也。後之庸惡僧家。循習其說。而誤其措意。借以爲衣食餬口之資。而迷惑之流。益以甚其迷惑。以爲我

之積惡無所憂也只須臨終多作佛事可盡懺除有所恃而不恐惡人愈以衆多豈非循其說者之大以禍世哉愚本有尊佛之心尊其清靜無欲尊其慈悲度衆而獨謂誦經懺罪之說則不可不痛絶之也世之明理者愼勿爲庸僧俗道所惑焉 潘鱗長曰余按追薦一事惟浮屠氏有此說而近世黃冠之流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圖得財甚易故亦尤而效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溫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之所以爲此者蓋以禮教不明于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爲之以爲當然之禮耳其間固有爲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云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饑寒患難尚有所不恤況其旣死又安肯捐其財趨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夫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爲

之耳若夫所謂士大夫及仕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爲者恐他人議已之不孝其親又恐其議已之吝財費也是亦不得已而用之夫飲酒食肉處內種種大不孝之事恬然罔忌而獨于追薦一節人言是恤惡在其爲知本哉鱗長道望同于孝章其言全本仰文莊公此見佛事妄費之甚不必也○抑世更有沿襲古意而失其原者如題主祠土孝子惟知哀痛不親筆墨故請他人爲題凶服非所以交于神明故請他人主祠此古意也然題主只須命子弟善書者爲之祠土欲安神以安祖考孝子致其無窮之思特求有德有望者能與神明孚契也今世則不然以祠土勞其拜興所請之人往往隨便而題主者則必勉求尊貴式臨張侈其事至于厚費不惜更可異者全行俱係孝子自書只空主字一點特請其人足

成之。此何義乎。愚觀先哲曾論及之。謂其鄙愚無益。非孝子所爲。并爲拈出。附論於此。

三百功　守身謹疾保全父母遺體終身無餘憾。如寡嗜節慾不登高臨深之類

發明 傳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夫毀傷之端有二。或冐于刑辱。或汨于嗜慾。皆足以虧親體。貽親憂。雖然。刑辱之患。雖愚者亦知保而慎焉。若嗜慾之禍。雖智者不免躭而溺焉。故就其精細而言。則尤以制慾爲重。未有能制慾者。而虞其或及于刑辱也。○高堂隆曰。夫五情六性。同在于人。嗜慾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強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劉書曰。耳目之于聲色。鼻口之于芳味。肌體之于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爲賢知。或爲庸愚。由于處之

異也聲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約欲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處于至足之泉立于無害之岸王陽明曰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醞謔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志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致力于學者昔人論攝養之方如是其嚴密乃天下之爲人子者輒以縱恣罔忌至于戕生隕命萬事瓦裂身不足惜獨不少念及于父母耶

◎居喪

盡哀循禮終喪無間

徵事 卲傑年十四遭母喪食惟生菜以熟菜有味不入口也歲餘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爨靈牀前有藥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

甌甌中有藥服之下蝌蚪子數升邱氏世保此甌〇邱鐸葬母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于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即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云〇支漸資陽人事親至孝年七十持母喪哀毀瘠甚負土成墳廬于墓側三時號泣有白兎白狸馴擾其旁白雀白烏日集墓木迴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交鴞自娶婦後與父離居覩漸孝行淚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化者甚衆〇劉和字元中與羅洪先同鄉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肴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為墮淚每食甘美必懷

歸進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奔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士人重之多往慰問子曰廷翰孫曰天矚天矚生五六月值和喪能茹素聞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洪先公歎之曰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

千功 種一切德格天顯親

徵事 積善格天人所共喻古今徵驗無煩廣引即如上海潘氏之先傭工為業六世單傳至恭定公父為人忠厚存心謙和接物中年行善愈力扶貧救急戒殺放生無一不至為縣吏每遇冤獄必曲為昭白本官未允甚至涕泣哀求賴以寬宥者無算一夕官夢大星

落于吏舍中遍召諸吏告之是夕公適舉子即恭定公也官至一品累封三代其後科名不絕子孫蕃衍爲上海望族時世謂顯大門閭必讀書士子乃能致之豈知力爲求而失之意中無所慕而得諸意外其所由致此者蓋有在也諺有云精于科舉之業不必其爲能取科舉之人而凡不得爲士子及爲士而才學未充儘有可以自至于光大之地則惟視其種德之何如但以潘公爲法未嘗讀書求中而祖若父得受一品之封不亦榮親之至乎又商文毅父爲嚴州府吏平生周人之急濟人之危容人之過憫人之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公謙讓不居嘗勸同寮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委曲申救多所全活生文毅公時太守望見其室有光大異之後舉三元入內閣二公若出一轍益信種德未有不格

天顯親者也。惟純孝者勉之而已。○福建林承美幼孤。母撫之成立。後每對客。感觸思親。輒泣。有一禪師素著高行。承美謁之。言及親恩無從報荅。忽慟哭失聲。禪師曰。孝子思親。痛哭無益。惟篤行陰德。纔可報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作善親有益。作惡親有憂。承美敬守其言。因嘗舉以勸人。噫。禪師不習世俗資冥福之說。而侃然陳此切實之論。不可與孔曾之教互相証合者哉。○眞西山曰。父母之于子。全而生之者也。所爲全者。豈謂四肢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即爲辱其親矣。尚焉得爲孝乎。按此。則知修德固事親之大端。不必希求福報。而盡所當爲。孝子之自責者。

不容已也。

千過　積一切惡壞祖父德澤

發明　積惡必有才者能之。留餘堂功過格拈案曰。楊士奇四朝元老。其子楊稷怙勢行惡。士奇不知也。後稷惡日甚。致干上聽。伏法而死。士奇亦幾不免。嗟乎。楊公聰明慎密人也。稷之積惡滿盈。至于殺身。而楊公猶不悟。則其彌縫之工。蒙蔽之巧。能使聰明慎密之父。墮其彀中。如醉如夢。是稷之才。亦定有大過人者矣。凡權要家子弟。不幸而不才。徵歌買妓。縱酒呼盧。其禍止於敗家。尤不幸而有才。其禮數足以結納官府。豪華足以延致賓客。聚斂足以增置田產。而專于收養奸猾。以爲爪牙。攫取小民。以恣魚肉。其父兄且倚之爲家幹。同輩且羨之曰能人。一旦禍至。則殺其身而危其父。故不才之禍小。而才之禍大也。論不孝之條者。自當以楊稷輩爲首。○令狐愚爲白衣時。

常有高志。衆謂必與令狐氏。父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何如。邵熟視而不荅。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如故。不知我當坐之否耶。必逮汝曹矣。邵沒十餘年。而愚果滅族。諸葛恪少有盛名。孫權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子也。後果遇害。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語竣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果敗。謝朏弟晦。權遇甚重。賓客輻輳。朏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

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晌果見殺。洵乎子弟無德而有才。國家門之大不幸也。先輩云。出一个喪元氣進士。不如出一个積陰德平民。此言良然。

三百過 父歿後逼嫁庶母。若自願嫁人者聽。徵事 孔鏞之父友諒。以雙流知縣。召爲給舍。卒于京。貧不能歸。母以生子妾。賣與廣東商人。母尋卒。鏞扶二柩。備極艱辛。稍長。登進士。請于朝。得奉差廣東。尋其庶母巳死。弟年十九。攜以歸。友愛特至。鏞官至侍郎。蓋庶母有母之稱。卽令無出。亦父之側室也。刻薄寡恩之人。惟其忘父。則亦何所不至哉。試觀孔君之事。賢不肖之相去何如。◎蕩費祖父產業。徵事 茂州黎瓊。棄父。貪滛酒色。三年。淹母殯者三載。被雷焚之。此文昌帝君寶訓所

哉也。

百過 争競一財物。

【徵事】嘗汝道齊河人。母嘗寢疾。侍養竭誠。母憐愛之。屏人授以金珠曰。汝素孝可善藏之。汝道泣謝曰。汝道方愧不能盡子職報父母于萬一。敢受此乎。悉讓與弟。陳成卿先生曰。噫。世人挾長欺幼。百計以攘親財。有母私受之。而固却不受。悉讓與弟。如汝道者哉。孝友眞弗可及矣。

◎久淹親柩。

【徵事】羅鞏游太學。以前程禱于神。夜夢神告曰。子父母久不葬。已得罪于冥。死在旦夕。安問功名。鞏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卒。按此則不葬親之罪。固不孝之大者也。且律令昭彰。謂有喪之家。必須依禮定限安葬。若惑于風水。及托故

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杖八十。其嚴督人以葬親也如是。然有貧不能葬者奈何。愚爲之設法。首在初喪時。除衣棺外。百費皆省。但務盡哀自後每日造飯。必撮米投瓶。瓶不沾一肉味。不置一完衣。加意節省。悉以貯。瓶。至五六年後。可以舉此大事矣。倘猶不足。則遍告親友。一金二金。必有好善者樂助。完成是舉。則此心方可稍安。故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乃可以當大事。蓋謂居喪時盡哀之苦。與葬親之難也。然可以其難而置之度外乎。嗟嗟貧者犯之。固難辭罪矣。乃或有富貴人子。以兄弟衆多。互相推諉。久淹親柩。以情而論。不知當何如加倍也。○朱在菴曰。今人葬親。多惑于風水之說。有貪求吉地。遷延日久者。有既葬多疑。屢行啓掘者。不思古人卜地之義。惟是孝子慈孫。重親遺體。止求不爲風水所侵。不爲蟲

蟻所蝕不爲耕犁所及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溝池如是足矣豈以親之骸骨爲子孫福利之具哉則風水不必貪也又有惑於分房之說兄弟終年牽制既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于山水何與則分房不必執也倘若執迷不悟一遇名利牽逐淹滯他鄉年復一年蹉無安土之望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爲人子者獨能帖然于心乎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侵淋日氣下蒸未及下土木已腐矣仁人孝子亦當念之總之葬親之志惟在乎誠庾子輿者吉水人父殁于蜀子輿扶柩歸路徑灔澦時秋水方壯子輿仰天大哭水忽退減二十餘丈安流南下及渡水壯如舊誠之所格如此矣念既誠何患事之不舉乎○司馬温公曰古者天子七月

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乃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人之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壅之耶。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飮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也。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悖禮傷義莫甚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

漏溼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謂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

溫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則毋過禮。苟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世又有游宦歿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歛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屍。在律猶嚴。而子孫乃悖謬如此。其浸染蓋有由。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終莫之怪。誠可哀也。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然則不能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于焚之者哉。又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

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信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兄自以已意取歲月日時及壙之深淺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于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附錄

大興劉公機父卒于仕公時爲學宮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陰陽言各以

生年與葬時相値久不克公獨曰願以某生年所値月葬父于是力葬之後公官至大司馬贈宮保○何子平遭母喪毁頓輒絕世亂八年不得葬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淸凉日食僅數合米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欲葺理不許泣曰吾情痛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會稽太守蔡興宗聞而矜賞爲營塚壙葬焉○李玭宗城人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弟廬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又族父母有藁葬者耕穫之餘輒爲築之凡三年成六墳不食肉衣帛不預一事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里有母在而析産者聞玭被旌兄弟俱慚復同居○熊衮事親至孝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忽空中落錢數萬衮得錢畢其喪事所剩者告入于官庫爲御史後人稱曰忠孝雨錢御史大夫◎喪

葬不盡心力 增註 此條分二等。獨子則草率從事。衆子則諉呆規避或公派均出皆爲不盡心力。蓋父母面上。惟自盡已力。竭歷以赴。猶有餘憾。畧一惜財。則此念知有財而不知有親矣。宜功過格以百過警之。○沈龍江曰。人子一生大事。亦止此送終一事。于此而心有不盡。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相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爲爲長子者。力能獨辦。便當以爲已任。不必更求衆子。衆子之中。力或可辦。亦當以爲已任。不必偏累長子。各人行孝。各人盡心。爭先致力。纔是人子。若有心靠人一分。便是自己心上有一分不能盡處。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且於生命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徵事 郭原平父亡。慟絕者數。念以爲奉終當自盡

不欲假手于人乃助人營葬父之練于營築之事自營塚葬焉又傭力以供他費時以營家稱善工延致者盈門母資養焉蔡太守表薦于朝生三子並有行

○王彭親喪營葬晝則傭力夜則號泣鄉里憐之各爲助工工作須水天旱穿井不得泉墓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忽大霧霧散泉湧泉嘆神異宋文帝改其里爲通靈里○錢塘徐公旭齡號敬菴父某旅寓于石齋黃先生冑革時爲兵所害黃藁葬之旣道路少通敬菴不避險阻徒跣尋問將至其處夢父語曰汝欲得我骸須問茅十七覺而訪之果有其人引至墓所見枯骨纍纍敬菴因號呼滴血方得父骸負之以歸過嶺登舟遭風覆溺覩入水中撈救始得歸里安葬敬菴順治辛卯登鄉薦乙未捷南宮不盡心力者盍觀此

◎忘莫大

仇怨不思報。增註所謂仇怨。謂公道所不平。修好所難解者。情切於中。雖力不能報。而哀痛感激。此心難已。誰無至性。豈其漠然罔念也。若小嫌薄釁。揆諸情理而可忘。則忘之可耳。又不得概執必報之說。徵事寧波府治南。有董孝子廟。孝子諱黯。字叔達。江都相六世孫。少孤。獨與母俱。百順。咸聚鄰人王寄者。富而無行。母與王母相見。各言其子。而寄病之。毆董母。孝子歸而母方蒙被臥。孝子跪請罪。母曰無他也。我失言。致寄辱也。因不起。孝子哀毀畢葬。終不言報讐。俟王母卒且葬。手刃寄以祭。而自詣官請死。事聞。和帝釋勿誅。加旌焉。又辟爲郎中。孝子不就。宋祥符間。敕賜立廟。明洪武初。加封爲神。命有司歲致祭。用特牲。○王孝子諱世名。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

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後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至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游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于其鄰。醉歸。孝子直前刺殺之以報讐。故號于衆。歸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搆首狀。赴邑請死。實萬歷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

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移文爲請當道可其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令謂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即死吾終不惜爾父旣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母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見陳令陳仍舘之前舘囑守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汪使舁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冀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即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乃舁其父棺去少頃孝子甦陳令又欲白於上免檢其父

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迎屍之日。雲霧昏慘。至歸始開霽焉。遠近奔哭者載道。○王裒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殺。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終身未嘗西向。示不臣晉也。廬于墓側。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此雖未嘗報。而痛父之情。則無日而忘也。其斯爲孝子之用心歟。

◎無一德才可見。不思自厲。甘作庸愚。發明

惡其無顯親報親之志。所謂情輕罪重者也。前輩有曰。凡人子事親。自少至老。即一舉念不可忘父母。其出一言必思當理。毋妄言取辱以辱親。行一事必思正經。毋亂行致禍以禍親。讀書明理。冀以榮親。人倫日用之間。隨事斟酌。温恭斂慎。成一人品。用以顯親。毋縱慾。毋偷安。毋浪費。以善事其親。作一切陰功善

事。上資其親。彼不自厲者。徒以費親之心。毫無益親之實。在天地間不得爲人。在家庭內何得爲子。◎

中年無嗣。不思積德求子。

【發明】無嗣非必積惡使然。亦有數不可强者。若能受持是格。誠意祈求。善端充積。必有明徵。袁了凡立命說。非欺人也。耶摘古今事驗數條。以見不特子可求。卽賢子貴子。及子孫衆多。無不可求。若僅燒香祈禱。甚爲無益。更或多置婢妾。適增罪愆耳。

【徵事】竇禹鈞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女命無子。壽且促。當早行善事。禹鈞唯諾。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三。自寫劵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其劵。以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旣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知之。感泣請罪。禹鈞置之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昏祝壽。

一日於延慶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泣至。問之。曰父犯大辟。徧懇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因酒失去。禹鈞驗實還之。復有所贈。凡宗戚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遺孤貧不能嫁。出錢嫁之。故舊相知。每遇窘困。多寡過之。四方賢士。賴禹鈞舉火者。不可勝數。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自奉唯尚儉素。宅南建書院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有志於學而無供須者。咸為留之。登貴顯者。前後接踵。後復夢祖父告曰。子功德浩大。名登天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終當列名上真。禹鈞為左諫議大夫致仕。年八十二。沐浴別親友。談笑而卒。子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偘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八孫皆貴。范文正公書其事於

策以示子孫。○閬中郡守陳翁立心愷悌。居官正直。五旬無子。內性頗妒。或勸納寵。曰福薄故無子。若內不能容而徒苦人女。福將愈薄。非爲立嗣計也。郡有鄉紳。性好色。比鄰三考吏。遺女少艾。紳遣媒說合。伊母以紳年高不許。紳竟挽媒擲聘。而訟之府。守得其實。審時密令禮房備花紅及銀二封。幷樂工轎夫伺候。訪新進某生邀至。自下堂禮接云。賢契少年高才。知家貧未娶。適某女亦是薄宦之後。貌頗端靜。爲勢所逼。不佞雖有公斷。然非爲士人室。恐訟猶未息。因是特爲作伐。十金代聘儀。四金將賀敬。今夕甚吉。可卽成婚。因撤堂上燈火送歸。母女共感泣。紳雖甚憾之。然吏治甚善。莫可中傷。仍以卓異擢去。斷訟之夕。夫人夢神抱二孩至。云上帝以爾夫不狥時望曲諧佳偶。特賜兩子。夫人驚寤。直告郡守。商置側室。郡守

喜出望外適有故鄉同年歷任便道來訪公留之飲談及娶妾事同年大喜曰芝之不擇地弟有義男孫女容頗端雅願奉侍箕帚以應異夢守方辭讓不遑夫人即遣女奴出謝定約次日致幣娶歸時萬歷末年春日也妻妾雍和歡如姊妹至冬兩子並生郡人繪雙桂圖以獻○毘陵錢翁好行善事里有俞姓者爲勢家索逋械繫求假于翁翁如數給與事解俞挈妻女踵謝翁妻欲致其女爲翁生子計俞夫妻欣然翁曰乘人之危不仁本欲作善而以欲終不智急還之是夕夢神語曰汝陰德隆重當錫爾貴子明年果生子名天錫十八歲鄉會聯捷○袁昇鄞人五旬無子往臨安買妾既得妾察其有憂色問故妾曰吾故趙太守女也家四川且貧母賣妾爲歸葬計耳昇即送還并傾橐以贈及旋家妻問以妾故公曰我無子命

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乃育哉妻大喜曰君設必如此行當有子矣次年生韶爲浙西使孫洪官郡司馬○鎭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鬻釵飾買鄰女爲妾翁歸呼女出侍且告以故翁俯首面赤妻意已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翁踰牕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長而得所吾老且病不可以辱遂謁鄰還之次年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宜興吳顧山門前有坊額題四省文宗族有與搆隙者夜間將紙改作一代人物四字蓋笑其五十而無子也公知怒甚會郡守係同年往訴其事守曰此事無証據且使實其罪年兄無子彼笑自若須急爲種子計使鳳毛麟趾濟濟一堂則今日肆詬者愧死無地且免無後之悲公曰弟留心房術不惜重貲搆奇藥厚禮招方士二十年

來並無効奈何守曰誤矣房術不如心術若欲種子除非種德方今歲祲正天假之緣也乃列數條如代納逋負周給貧乏施藥施棺造橋掩骼等類題曰種子方公欣然拜謝次第舉行所費不踰萬金連舉三子後皆登第○卭州守宗傳初以孝廉入郡宿寓所聞鄰婦與子女抱泣一夜問之則夫罹罪自賣以贖者公愀然解橐爲贈俾夫婦子母如初時公艱于子是年遂舉子今子孫蕃盛世其家李盤曰解橐時不暇爲生子計而轉生貴子今人求神服藥而反不得子即得亦未必佳也乃知求子神前不若求子心上

○馬狀元涓父名從政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責所償且厚賫焉是夕夢羽衣人曰天賜爾子流慶涓涓明年果生子因以涓名鄉薦廷試皆第一李盤曰因無子故娶妾既還妾反生

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乃育哉妻大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次年生韶爲浙西使孫洪官郡司馬○鎭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鬻釵飾買鄰女爲妾翁歸呼女出侍且告以故翁俯首面赤妻意已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翁踰牕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長而得所吾老且病不可以辱遂謁鄰還之次年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宜興吳願山門前有坊額題四省文宗族有與搆隙者夜間將紙改作一代人物四字蓋笑其五十而無子也公知怒甚會郡守係同年往訴其事守曰此事無証據且使實其罪年兄無子彼笑自若須急爲種子計使鳳毛麟趾濟濟一堂則今日肆詬者愧死無地且免無後之悲公曰弟留心房術不惜重貲搆奇藥厚禮招方士二十年

來並無效奈何。守曰。誤矣房術不如心術。若欲種子。
除非種德方今歲祲。正天假之緣也。乃列數條。如代
納逋負周給貧乏。施藥施棺。造橋掩骼等類。題曰種
子方公欣然拜謝。次第舉行。所費不踰萬金。連舉三
子後皆登第。○邛州守宗傳初以孝廉入郡。宿寓所。
聞鄰婦與子女抱泣一夜。問之。則夫罹罪。自賣以贖
者。公悚然解橐為贖。俾夫婦子母如初。時公艱于子。
是年遂舉子。今子孫蕃盛世其家。李盤曰。解橐時。不
暇為生子計。而轉生貴子。今人求神服藥。而反不得
子。即得亦未必佳也。乃知求子神前。不若求子心上
○馬狀元涓父名從政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
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責所負。且厚賫焉。是夕夢羽衣
人曰。天賜爾子。流慶涓涓。明年果生子。因以涓名。鄉
薦廷試皆第一。李盤曰。因無子故娶妾。既還妾反生

子。使不還妾。未必生子也。今人無子。便思娶妾。孰知子之生不生。不關妾之娶不娶乎。

◎報親

大任在身恣意酒色。

發明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强壯。乃恃其强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又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其果何樂也。惟心清欲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元右相阿沙不花見武帝容色日瘁。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好。妃嬪是耽。是猶以兩斧伐枯樹。未有不顛仆者。次年帝崩。壽三十一。然則酒色二者。斷不宜恣意而不節也。夫報親之事未了。則正宜留此身于有用。奚忍戕賊之而罔恤以自蹈于速死耶。

附錄 朱文公曰。中年以後爲學。且

須愛惜精神。恐忽有大事來。無以應之。陽明方討甯藩。謂三司曰。其向在長安馬上時。目光不敢過馬首。今羽檄交馳。不交睫者七晝夜矣。而形神如舊。幸有平日之餐耳。觀二先生言。則知養精神以防損耗。固學者之切務。邑懲條已著其戒。而玆復以報親提示之。何其嚴悚也。○劉元城曰。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母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秪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陳瓘曰。公生平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眞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又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

五十過　揚親一短◎奉養父母不務勤儉以致甘旨有闕。

發明　帝王平治之理。首重勤儉二字。矧士庶之治家乎。是以務此者爲功。違此者即記過。詳見于格中。茲特爲事親而重其責備焉。雖僅就養生言。要之送死之責。恒多不克盡者。皆由平時不勤儉而然。孟子舉不孝之條。曰惰其四肢。此不勤者也。曰從耳目之欲。此不儉者也。曰博奕好飲酒。此不勤不儉兼之者也。孝經論庶人之孝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正示人以務勤務儉也。訓誡昭然。甯待功過格而後知其不可乎。○黃見侯嘗有四字歌。語極淺顯。勸人最爲易入。歌曰。貪吃懶做。上天最怒。耗損王朝。毫無補助。世盡是人。萬事廩墮。即爲身謀。衣食安措。藉非祖遺。曷免凍餓。先世辛勤。竟忘思

累。恃其蓄積。逸樂無度。豈知福分。冥冥有數。享用易盡。難保如故。祗快目前。不圖遲暮。一旦貧窮。父母莫顧。生養多闕。死後暴露。不孝之罪。莫可逃躲。兼之妻子。或號或訴。仰面求人。累積逋負。貧極無恥。漸遠正路。見財思攫。見富起妬。喪盡良心。那記功過。明則詐人。暗則盜竊。苟且謀生。重為世禍。揆厥由來。貪懶自誤。所以游民。聖王深惡。立法教誡。各勤本務。苟不遵者。罰夫罰布。愛民實深。豈輕督過。治亂攸關。匪為細故。稱曰良民。斷無怠惰。物力艱難。敢不愛護。惰復兼侈。身家必破。即使君子。遇窮能固。已身何惜。父母受苦。苟有孝心。宜知儆悟。○陳弁山曰。富貴家平時不勤儉。逆其後也。常有不克葬親之患。兼或不能延師教子。以玷先澤。是皆關係士節。此豪奢所以斷不可也。至于貧者養親。不勤宜戒。固不待言。不儉宜戒。人

每不察。盖既貧矣。何從爲奢。自恕者竟謂可免此矣。而不知其不然也。按論語註儉節制也。以節制二字替儉字。則不儉之過。貧者正多不免。如偶得一甘旨。專以奉親。可二三餐。已與妻子分食之。便減親之食。夫茅容不敢分親饌以饗賓。况自己敢攘食乎。則口腹不可不加意節制也。衣服器用。苟且自安。畢竟少留養親之地。必求完備。復求華美。便不足于贍親。則一切服用。不可不加意節制也。諸凡作事。隨人步趨。務爲飾觀。自不免于繁費。婚嫁交際等。且置勿論。但就孝親而言。棄產揭逋。以舉祝壽俗禮。孰若節省此費。以供平時甘旨之爲有益也。又如送死之時。盛作佛事以炫耀耳目。廣受弔奠以誇示交遊。孰若節省此費。以盡誠于棺斂之爲有益也。○許蔚梅曰。士農工商。無不自食其力者。貴爲卿相。勤勞職事以享天

稱亦爲自食其力供養父母非其力之所出者不可不肯勤儉將必希非分之得以奉親毋論其不可得就使可得而日致三牲之養正未敢許其孝也孔子有云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夫患菽水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祿恥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養而必歸之于義則養親者可不務勤儉以自食其力乎

◎親疾病醫治不盡心竭力。

增註 或惜財或忽意皆謂之不盡心竭力抑雖延醫奉藥祈天禱祝不恤困瘁而或防慮不周不密戢家人料理曲當至動父母瞋恚憂惶是亦盡心竭力之未盡善也雖其過有間是亦當減折記之

徵事 蕭叡明母病瘋叡明晝夜祈禱時天寒淚下成冰如筯額叩出血亦冰不滴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

夫人病愈明幾愛之忽不見以奉母函中惟有三寸
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瞿嗣興字華卿
常熟人天性純孝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
華卿燖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夜至月餘乃休既
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
療法祝刀於天俟刀躍方可用華卿頓顙流血刀弗
動華卿情廹切強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
五日忽盡啖之氣消如失一日母思芰食時芰始花
華卿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芰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
之雙脛皆赤腫華卿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
芰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云子莊亦克盡孝道洪武
初擢禮部員外郎與宋太史濂同官宋太史爲敘其
父事如此○陶明元諱煜弱冠專元武神甚謹母病
心痛則拍張跳躅翻牀簣衾褥號叫以紓苦楚歲瀕

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搯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神前曰。刲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煌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其瘳。禱畢。即引刀自割。忽有二童自外跳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數字於几面。擲筆。二童忽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噀以水。良久蘇。乃鄰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所書。藥方也。明元私喜。此必神所賜。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舉。

廣義 親疾時。延醫用藥。尤要緊事。嘗聞之程子曰。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子此切不可苟徇情面。一味之誤。殺命有餘。爲孝子者。其愼之也。

◎在外聞親疾不速歸

徵事 徐一鵬。字季祥。鄞人。至孝。貧授徒海濱。一夕。

感異夢覺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遇虎當道季祥視曰吾為父疾馳歸即餧虎口吾何惜焉虎反顧曳尾而去歸家父果病昏季祥至則忽蘇曰兒適歸將無道遇虎乎寻頭夢入公署見緋衣人曰爾數當終爾子純孝格天虎且避不敢前今特延爾壽一紀矣○唐瞻居母喪時父游瀘南夜半蹴弟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有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吾趨瀘南黎明起俶舟遇江漲舟不敢動瞻徬徨流涕遇一漁艇許以倍值連夜行二日半至瀘父果病甚見瞻大驚詢知其故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瞻具舟待父歸居數日疾復作卒

◎遇倉皇危難不急顧親

徵事　趙咨少孤有孝行盗嘗夜刼咨恐母驚迎盗白曰母老且病幸將軍勿震驚妻子物

一無吝任將軍取之惟祈少畱衣糧以給老母盜慚謝而去○錢鉷字可大幼孤元末紅巾盜起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祖為盜所縛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縶之可大訴不已祖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義因而釋之時母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且行且睥睨其姑俟既行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明興子遂志登進士第封贈有加禮焉○陳榮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舐可愈目疾為之日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又鄰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達岸卒遇其母郡守夜夢神告

次午有孝子附舟。郡守艤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曰。何以孝遽動天。榮曰。弖何知孝。惟不敢忘母而已。

◎先世清白。困貧辱行。

【增註】謂甘爲僕隸下人。及諂人取悦。罔恤品節也。若先世係名門望族。有此不肖子孫。使旁人訕笑。辱及祖宗。應加倍論。

三十過　見親有大過不善巧勸化。

【發明】顏光衷曰。要父母兄弟從天理上行。此是好意。亦不可肚腸太急。着手太重。太重則執而不轉矣。化人者。先化其心。其于至親。尤所重云。

【增註】謹按白文有兩層義。先有不勸化一層。此爲漠視其親。再有不善巧一層。此爲愛其親而不深于學問論情。則不勸化之罪大。論勢。則不善巧之禍深。儘有以好意而父子賊恩。自詒伊戚。顏先生之言。不可不體

味也。

◎白髮在堂輕自遠出

【發明】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乎。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眞西山曰。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燠寒。抑搔疴癢。視膳奉席之事。皆躬爲之。惟其從政也。迫于王事。故陟岵鴇羽諸詩。幽憂憤嘆。甚者呼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也。每讀斯語。足令游子悽魂。征人感泣。而凡在家者。亦宜勉矣。【徵事】有苟仙姑者。嘉靖時人。談休咎若券。後求者衆。遂爲隱語。第勸人爲善。丁太學將謁選。問仙姑。姑不應。太學强求指迷。仙姑曰。不必問我。君家堂上人齒高矣。卽膴仕。可唾棄。鄉貲郎叢爾。太學竟謁選。領郡幕。聞訃匿

焉。買舟之任。不數里。怪風起。一家六口皆溺焉。○洪浩熙甯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猶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陳仲醇曰。嗟乎。世之宦游者多矣。寄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于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也哉。則二詩可念也。

附錄

雲南趙廷瑞讀書不第。習青囊

出遊離家時兒重華僅七歲及重華年二十日夜欷噓呼號請路鄆於郡大守而出作詩自誓不覩親顏不歸少不諳父貌恐道逢不識乃榜其背曰萬里尋親于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徧訪無迹嘗見山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年十二月廿三日雲南趙廷瑞至此華讀之慟哭亦尾而書曰萬歷六年十二月廿二日雲南趙廷瑞之子重華尋父至此由南陽潁壽東涉淮泗南抵金陵又不遇時仰天號慟夜夢元帝鈎簾坐呼謂曰汝父猶未死既醒誌夢言復慟哭從丹陽過毘陵窘甚行乞忽老僧杖錫而前曰汝胸何物華出鄆示僧僧笑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明日過南禪遇一老翁心疑是父乃泣然哭訴翁笑曰吾離家十七載遺兒僅七歲存亡未卜焉能到此華遂出路鄆示翁乃相携哭拜聞者皆泣下各贈

以銀資之還家。○吳璋吳江人。少孤。年十歲母陸氏永樂年間。奉例選入宮。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璋聞慷慨流涕。棄家訪母。舟中設觀音像禮拜。求見其母。誠心懇惻。泣聲淒慘。途中患痢。晝夜百起。昏憒中。猶呼娘不置。及抵韶。而母又從改封江西矣。從陸路往饒州。奔馳沙磧。兩足俱腫。臥野寺廊。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過嶺。遇黑蛇嚙足倒地。復見焦道人至。以藥塗之。疼稍稍止。宿孤村。未曉行。遇大雪。憩古廟。忽又見焦道人來。撫之曰。爲母忘軀。若是眞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飢寒。至饒。訪知母在王府。啓本求見。不允。乃就府中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帖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後得請。入見母于養贍所。母已病篤。昏不知子。璋焚香籲天。刲股作糜以進。母乃漸甦。抱子痛哭。王聞

而賢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後生子洪孫山。俱官至刑部尚書。試觀孝子之求近其親。不憚艱勞困憊。與親之即一見而惟恐不得。彼其用情如是。益可知遠出違親者之為大過矣。

二十過 責怒抵觸。

增註 一時失禮。即讀書人往往有之。非謂誶語不讓。致犯大不孝之條也。

附錄 庠生張某夙有血疾。從當湖吳判官教戒酒習坐功能出神。久之病愈思酒。康熙辛亥初夏集同道數人劇飲。生已狂醉。猶留客不休。其母從屏後語。汝飲酒當思病日。客聞引去。生憤憤起。逞醉威觸其母仆地天明睡醒。懵然不知。少頃則嘔血數升下矣。諸友來候。俱入定出神。往見吳判官地下。判官搖手曰今人逆犯天條。不得復活矣。生在床褥間。微聞此語。悔曰吾生平養親無他過。止因大醉故至此。然負大

惡。誠不如死。諸友復入定求救。判官曰。地府聞其悔辭。已寬限三日。俾得理家事。然終無活理。竟死。

◎兄弟小釁不睦傷親心。增註 按兄弟條中。已列二十過矣。此因不友而兼責其不孝焉

◎力有餘者不能加厚於兄弟姊妹。隱拂親心。徵事

楊太史實卿有三妹許嫁士人。懼二親將有憂離之苦。乃市舍旁空地爲屋三區。別割產均給之。以佐贍養。雖一飯未嘗不在側。朝夕團圞。大得親心。○趙善應丞相汝愚之父。事親至孝。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止之曰。無爲驚吾母也。露坐達旦。迨門啓而入。家食貧。諸弟未製衣。不先製。已製未服。不服也。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也。諸妹遠嫁者。力致之。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聚月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

言。鄉里都爲感化。既卒。少傅陳俊卿題其墓曰。篤行趙君之墓。

十過 供養曰私一飲食。

徵事 薛公遠自戶部主事。歷兵部尚書。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不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何子平爲楊州從事。月奉得白粲。輒貿脫粟。人謂之曰。利無幾。何爾爲。子平曰。老母在東。不得御精膳。忍獨饗乎。因泣下沾襟。有饋豰鮮者。可致致之。不可致。不受也。除海虞令。祿秖供養。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子平曰。本希祿以養親也。豈爲己利乎。○郭原平傭賃以養親。主人爲設食。食含肉。以父母不肉食。不食也。○馮璪奉父唯謹。家貧。食必備甘旨。里人王鐸素重之。延爲塾師。每有珍味。璪輒不食。鐸覺。後必先遺其父。然後餽璪。璪始食。

◎對親一疾

聲厲色。徵事張義每旦必告天謝過一夕被攝至冥冥司示以黑簿簿中罪惡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乃義少時因父責怒。張目反顧其父。以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

◎生一怨言。徵事明嘗熟歸孝子鍼字汝威少喪母。父繼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至飯熟時。太倉娘輒詵詵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乃得飽食。孝子累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涕。鄰里無不憐之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傭身市中以糊口。時私工其弟處。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迎母。母內自慙。

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凡與孝子遊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則孝子之純誠愈可欽也

◎**隱含一怒親念** 〔增註〕此亦指責怒時言抵觸者形諸外含怒者藏諸中也夫當其責時非至聖大賢能信其無怒乎必極力禁制之方可免過〔徵事〕韓伯俞母性卞急伯俞頻受母杖一日因杖而泣母曰他日杖汝常悅受今日獨何故悲泣伯俞曰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泣耳人之有至性者其異于常情若是

◎**居喪未禫違禮** 如易服聽樂飲酒茹葷之類一事為十過若大違禮度如娶妻納妾生子匿喪赴試之類一事為百過〔發明〕方遜志曰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

塊寢苫。因其心之不甘肥厚也。故啜菽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之能喪者寡矣。○司馬溫公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菓。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飲酒食肉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隋煬帝居文獻皇后喪。每朝必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肉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至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

人猶以為異事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敗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又曰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以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

不愼。又曰。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張仲嘉曰。今多有爲嫁娶慶賀諸事。冐禁忘哀。釋服從吉者。而且公然於柬帖之中。直書從吉二字。因而華服宴飲。悖典禮。蔑王章。肆然無忌。眞可痛哭流涕者矣。按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謂重喪雖至練祥。不與人羣立旅行。悲或言及他事。卽爲忘哀。若弔。哭於人。哀在彼。則忘我親。哀在親。則弔爲詐僞矣。此所以爲虛也。吁。弔尚以爲不可。況儼然更易吉服而行慶賀之事乎。如萬不得已。適有宜慶弔者。皆當遣人具書送禮。而身不與宴會之列。可也。○藴氏鄉儀曰。凡三年之喪。除不得已幹治家事外。終喪不可行慶弔請謁聚會。若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須至見

人者可暫衣墨衰行之事畢反其喪服甚不得已如爲人聽訟當入公府或親戚間有患難不可不親救卹之類自餘請謁聚會之類皆非所急不行無害或有未安以書簡致意人亦諒之○駱于本曰居喪決無易服之禮大不得已則墨衰決無赴燕之理人召之燕猶爲不知禮況於燕客乎

徵事 嘉靖庚子秋湖廣通道縣庠生鄭文獻以母喪甸日未闋求應試教諭宋尚恩不可乃浼父兄姻婭爲之懇請宋拒之益力文獻出怨言宋曰必不得已須葬母姑聽其去然以子爲不知可也文獻欣然出其柩權厝城外遂與族人鄭遂俱赴試有楊登及鄧監生亦附舟次辰州訪一術者善祿命亦善相謂文獻曰子旦夕奇禍至宜亟歸謂鄭遂曰子禍亦奇謂楊登平平惟鄧監生可有功名三人怒曰侯我輩得意歸當捽而辱之時

鄭遂亦新喪偶未踰月即繼娶娶未久即起行舟宿常德堤曉星燦然惟黑雲如蓋覆桅上少頃暴雷大震拔舟中大桅而去人起視見空中木削如蝶百萬飛下鄭文獻鄭遂楊登俱震死鄧監生幸無恙楊登隨醒俄鄭遂亦醒聾其左耳半身黑鄭文獻竟死遍身如漆四殳綿軟若無骨者楊登鄭遂乃斂文獻屍徑歸鄧獨赴省得科顏光衷曰旬日之服所係若無多而此心之忘親欺君傷本根者大矣此等人皆不知功名自有分定故喪心爲之有從而解之日父母暗中必自喜他赴試此眞所謂邪說暴行無父無君者也

◎貧賤喪親不能盡志盡禮既得意遇吉慶榮華惟知一己歡娛全無憶親之念

徵事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游戲太

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稱錘投之中足流血始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瘡痕輒哭爲學士時賜賚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蚤世求一鎌爲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慟哭竟日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産○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綿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顗宿衣悉裌布顗覆以卧具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顗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姚伯華桐廬人年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遇元末兵亂奉二親匿閭原山中倉卒爲盜所廹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其親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云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慟絶復甦用二被裹父母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撥樹葉揜之徐用木椎空土饑寒無力

又慮他盜之竊覬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負二骸殯于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明興民各復業伯華歸即舊基而屋之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過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日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罏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止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後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餘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五過 **阻親善。**一言即計五過。

增註 按勸化條阻人善爲三過而于父母則加重焉蓋孝子立心以

聖賢期其身。卽以聖賢望其親。假親有過而無以使之順于理。孟夫子謂不可以爲子。是則惟恐親之不爲善也。乃親有善端而率意阻之。其于愛親之心何居。宜其過之視平人而加重也。

◎違一義方訓習爲無益。

發明 明章希賜訓其子曰。汝服膺孝經。痛加修省。閑治心攝生之要。明天人感應之理。一飲一食。勿傷天地之和。一言一動。勿違天地之正。一瞬一息。勿虛天地之光陰。以永無忝所生。無負我教。斯爲孝矣。夫習爲無益。則虛天地之光陰。違義方訓。則負父母之教。一舉而犯二大罪焉。其關於孝行者非淺也。

◎推諉一日供膳。

徵事 龍游徐氏兄弟二人。相距數里。五日一輪養母。兄貧甚。弟較兄稍裕。兄供母饘粥不給。輪內尚缺二日。語母曰。食子且往弟家。少有來路。容當

補之。母往弟門。弟不納曰。兄供未滿。母語以兄意。弟密令妻隱藏其飯云。飯已食完。且曰。兄與我一樣者。兄無。我何能有。母特偏愛兄耳。兄可推出母。我何甘獨養母乎。母餓甚。哀求借碗飯充饑。堅拒不肯。母乃垂淚還。行未里許。雷電交作。雷神提飯置戶外。遂震其妻死於門。夫死於室。嗟乎。世人談及此等人。未有不怒髮衝冠者。然而身當供膳。恒不能無推諉之心。徐某所云。不甘獨養母。以今之世。何在不然也。○萬載縣有丐者姓郭。左手及兩足皆反掌于上。止得右手拄地擦人。遂名以郭擦。母老病風。弟病亦然。擦出丐養母及弟。如此者十八年無怨。一日遇道人贈藥五丸。擦服之。手足即如常。夫擦有弟在焉。不强之以同丐。而獨盡力以養母。且養母而并養其弟。世之云衣冠者流。聞此丐之風。而有不愧汗者乎。**附錄**韋景駿

爲貴鄉令。有母訟其子不孝。景駿召其子諭曰。我不幸少孤。身仕而親不在。不能展我供養承歡之願。見人養親。輙自恨終天。不禁痛悼。今汝幸叨任溫凊。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淚隨言下。既而嗚咽失聲。母子感而皆泣。拜謝歸。極盡慈孝。爲鄉里稱異。○劉洵直總角時。父母相繼亡。號慟幾絕。苦志篤學。誦書率至夜分。嘗一夕。族父聞哭聲甚哀。問故。曰讀馬周傳。至其言少失父母。犬馬之養無所施。爲之悲感。不能自止。族父亦爲欷歔。破涕。後登紹興二十一年第

◎吝一財物違親心 徵事

顧昕幼喪父。事母至孝。以母疾不茹葷者十年。每鷄鳴起。衣冠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五十年如一日。母老喪明。昕日夜號泣呼天。母目忽明。○唐贇明先生有孝順歌節錄四首于此。一日說把錢財穀米論。此

身亦是父娘身。如何毫髮能私得。你是雙親恁麽人。一日。可嘆雙親手內貧。要穿要用懶求人。勸君六飯三茶外。還要供親數兩銀。一日。要一分時討一分。誰人常有許多心。莫因親未分明說。作啞妝聾不做聲一日。謾道形容似去年。今年親已鬢毛斑。却思前面無多路。及早承歡向膝前。

三過

親年老不堪強之任勞。一日三過◎**貧不能養。遂不顧親。**一日三過

徵事 朱泰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雞初鳴入山。爲虎所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忽少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于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以金帛遺之。目爲虎殘

〇洪武間鈞州張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旣定奉母還鄕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吳氏沈氏曹氏遺骸合葬父墓禮部以聞上曰宗魯以瞽子而能行孝如此命旌其門〇楊乙武進圩橋人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饑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鄕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巳衣斂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于野卽露宿棺傍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若而人者莫有如其貧矣艱難困悴之中孳孳焉顧親之念不少釋夫誰得以不能養自諉乎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孔子曰啜菽飮水盡其歡斯謂之孝然則人子之養親豈在

乎貧與不貧也。

◎一小事欺親。大事利已欺親。加十倍。

發明 此條即感應篇所謂暗侮君親也。暗侮二字最深微。此心稍有不可對君親者。便是。人當時時深省。不可忽也。

徵事 顧熊至孝。父娶妾生子。鍾愛之。熊每歲束修。悉以奉父。東家知其孝。至館日。即以一歲修金與之。曰。今日之銀。翁尚未知。有田欲售。可買之。至秋成可得租若干。熊曰。不可。豈忍為幾石米。以欺吾父哉。卒持獻其父。生子際明。少年登第。◎武康駱乾涉宗伯宦于京。巡鹽田直指。其門人也。一日以院胥缺一名。為兩公子壽。公子以未有父命辭。直指笑慰之曰。此聊為兩世兄蔬果資。曾區區者而亦聞之老師乎。公子終不受。而分之戚黨。不敢重違直指意也。噫。今之偽作父書以干澤。比比而是。如駱公子之敬凜父命。見利不欺。詎非難得哉。

◎一玩物私悅妻子不以奉親。增註疑此條卽妻妾條所云順妻子廢孝弟也。此爲三過。而彼爲十過。意者此就平居言。彼就有故言。當其兩下嫌疑。而我從中微有左袒之意。覺此爲偶失。而彼爲昧心。宜其罪重于此矣。附錄留餘堂功過格拈案。子路見夫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思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嗟乎。讀子路之言。人子有不逼身汗下者耶。夫父母得子極早。亦不過二三十歲。子能自家成立。手掙錢財。身登貴顯。極早亦必待二三十歲。然則爲人父母者。等待子能養時。極好已是五六十歲人矣。譬如持短燭而行長路。奔趨投店。尚恐燭滅。況敢逍遥

于中路哉。爲人子者。擁妻抱子。飽食安眠。漏盡鷄鳴。同衾並枕。豈知堂上髮白眼暗之老人。又復刪除一日耶。妻子之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況妻可再續。子可再生。而生身父母。一去不復上天下地。尋覓無門。危乎危哉。幸未及此。一則一喜。一則以懼。

一過　事親祇循虛文。於凡饑飽寒煖勞逸痛癢。不能曲意體悉調和　一日一過

徵事　宋任元受諱盡言。事母至孝。母老多疾。未嘗離左右。思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言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于是朝暮候視。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時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

言方專志事親今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晉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私怪之審察不得其情跪而問焉王乃言其故殷時年九歲走至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旬日違養殷竊憂痛皇天后土願垂憫哀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殷止聲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一日夢神謂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同郡張宣子以女妻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尚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

彌顯。累官至太保錄尚書事。

◎對親失敬。【發明】涑水家儀曰。居閒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徵事】陳繼字嗣初。吳縣人。生十月父亡。母吳氏撫教之。貫穿經學。人呼為陳五經。奉母至孝。有司上其事。上使人廉之。方隨母抱甕行灌。傴僂甚恭。母以壺漿予之。拜而後飲。上大嘆異。以為有禮。即日驛召。授翰林五經博士。

◎晨昏出入儀節不謹。【發明】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

◎出言不和婉。【附錄】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無孝名何也。孔子曰

意者。身不敬歟。詞不遜歟。色不順歟。

◎見親勞。安然坐視。一事一過 【徵事】趙至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年幼。不能卽致榮華。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知其必貴也。頻以稱于人。後果然

◎親有疾。不躬侍湯藥。而使婢僕代勞。一日一過。有萬不得已事則免 【增註】迫于事者。亦須時刻在念。寢食不甯。乃見人子至性。否則卽爲過矣 【徵事】李瓊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侍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嘉靖壬戌。興化城被寇。惟一孝子得全。孝子事親。親病則不寐。無養則不寐。居喪則不寐。人號爲三不寐 【廣義】滎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

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是盡事親之道。

◎**奉命怠惰致親怒。**

【發明】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此奉呼喚之命也。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此奉役使之命也。

◎**不愛親以道曲從違義。**

【增註】此必指小節言。若大過無論其不可從。不勸化己爲三十過矣。

◎**違親志不肯勤學。一日一過。**

【增註】此指習其事而不勤者。若一日毫無所事事。則本身行誼已記一過。違親志又一過焉。

【徵事】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間父

曰若何可以報母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卒以成名官宏文舘學士樂羊子遠遊京師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歸無他也妻乃引刀趨機曰此織出自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機乎羊子感其言遂還終學沈釋之年二十五郎廢學謀利其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姑姊皆嫁為士人妻今郎君不肯讀書令新婦歸甯羞見親戚願自備束脯乞為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亨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戶亦賢夫矣翁姑嘉納其言釋之由此厲志成學後五年登第愚觀近日膏粱子弟婚娶之後遂怠荒于學業雖有良師之訓益父母之責望無奈其志氣廢弛也已如此賢閫不少槩見雎歡蕩

心耿耿之言，莫由入耳，曷所奮興乎。余故附錄此以風勵之。

◎一事教導不留心。

增註 曰教導，謂必宜從者，不留心，已為過矣。若故不肯從，乃為忤逆，不在此限。

◎責怒時不痛自內責

發明 古人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親有責怒，必已之有不是也。不思內責，與含一怒親念，大別謂但以親為當責當怒，而不思日後之何以不致親責怒。事親者充類至此，則無往而不為孝也。

徵事 龔湖費宏為翰林時，與關中某同年對奕爭勝，戲批其頰。某不悅。公悔，日往請罪，終不出。費封翁聞之大怒，乃封號一竹板，送至京邸，令公自扑。公持父書及竹板，登其堂，自扑三次。某始出，抱頭而哭。公訝問故。某曰，公尚有父督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于是大慟。自此相好如初。噫，封翁教子，可謂嚴矣。

而不違父訓。切於自責。如費公。誠人情所難。至痛父之誠。則關中某公數語。不深令人悚惕乎。◎私竊一微物。價值百錢以內爲一過。致互疑同室。指神呪罵。猶不自白。另加五十過。【徵事】大業八年。宜州城民皇甫遷兄弟四人。惟遷不事生業。母嘗取錢置牀上。遷便偷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未幾遷亡。其家猪生㹠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托夢于婦曰。我是汝夫。爲盜取婆錢。枉及合家受拷。今我作猪償債。賣與社家。將欲殺我。汝何忍不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起告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兒賷錢詣社官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鄰里皆能話其事。◎婢僕爲親所喜悅。因小失。於親前輕加詈

罵致拂親心。【徵事】馮瑍父有老婢病。爲奉湯藥如事所生。或訶之。瑍曰。吾父存時。賴其周旋。忘之。是忘吾父也。吾豈忍哉。

◎起一怨親念。【發明】推怨親之念所自生。其端有二。一則苦于貽累。一則傷于不慈。膚下者流。不安義命。不知自責。切切然多怨焉。不知父母猶天。天之生人。賦予無私。而豐嗇不齊。或生而闕官骸體。蒙心塞竅等焉受形。而獨不全乎爲人。亦可云天之貽累矣。而敢怨乎。或生于乞丐之家。漁網之戸。自幼而歷艱勞。受凍餒。抑或疾病痛楚以困之。災禍刀兵以厄之。等焉處世。而獨不得以安享。亦可云天之不慈矣。而敢怨乎。聖賢處憂患而倍凛修持則知孝子處不幸而益當自勉矣。徒以嗟怨。欲何爲乎。【徵事】張行婆者。濰州人父爲虎翼軍校。生七歲。繼母潛使儈鬻之。紿其父云

亡矣父哭之失明而行婆鬻泗州士族爲媵故在也後二十年與父遇於主家之門識之抱而哭遂辭主與父歸主故愛其恪勤聽焉既歸父欲逐繼母行婆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兒歸而母逐其安乎父乃止後父卒事繼母益謹母老不能行負之行後嫁爲王祐妻事載史傳○山陰王遂東先生作瞿孝子傳孝子父嘗爲吏同列以侵糧事誣坐之論戍繫金陵家產悉輸入官孝子兄以憂怖死時孝子年十六裹糧經挃匍匐赴金陵鳴父寃急不可卒白會獄疫死者過半孝子度父疫篤非酒不起顧時嚴酒禁乃持壺走公庭號泣願受笞吏心憐弛禁孝子草寃狀徧投撫按道府諸當事所至必哀號嗚咽動左右終莫能白久之巡方李公初按臨舟衛戒嚴孝子徒步冒雪逐舟行且呼且哭至夜力竭嘔血仆雪中幾死已

而聞雞聲。復驚起追。及。啼呼如故。至曉。氣盡復作。巡方親見之。知有寃。遣人納其揭。以薑湯甦之。因廉知誣狀。釋孝子父。自繫獄至得釋。閱十餘年。孝子備歷艱苦。殫血竭誠。卒白父寃。歸里無尺椽寸產。始則力耕。繼乃事貿易。爲菽水歡。未嘗一日怠也。三十後始娶。家稍饒。甘旨湲備。事父益謹。偶有不懌。必長跪請。或時携幼子。摩弄嬉笑。以娛其前。自出獄至父沒。又三十餘年。孝子亦漸老。依膝下如嬰兒。承意觀色。惟恐不至。父嘗嘆曰。吾亦可以已矣。吾跼蹐獄中。豈望有此哉。喪葬盡哀盡禮。里巷有不悅于父母者。必稱述孝子。以媿之。孝子名光佐。字明岩。華亭人。遂東先生爲華亭教諭。作傳以遺其子孫。謹節錄之。同張行婆事。告天下之以貽累爲怨者。○韓魏公曰。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

今所以稱大舜也。方正學四箴。其一爲父母言也。箴曰。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瞍亦允若。先賢名論衆矣。謹錄此二則。告天下之以不慈爲怨者。

◎腹誹父母。一事一過 徵事

太原諸生王用予事文昌帝君至謹。與俞麟同社。麟素以孝謹稱。一夕用予夢至帝前。諭之曰。功名至秘。念汝至誠。十餘年如一日。爲汝祈之。汝註上榜鄉科。因汝生平遇神前。輒求功名如意。妻楊氏白頭相保。孀母在堂。並未祈佑一語。以此遲兩科。在下榜五十二名。用予問俞麟命。查之。云俞麟應得一科。因事親用腹誹法。故斥之。用予問何謂腹誹。曰父母言語舉動。麟心輒不謂然。但勉强順之。眞性日漓。僞心相與。視親如路人。最攖神怒。子須慎之。

◎有事出

外不思念在堂父母。一日一過。徵事 劉璠少孤。事母至孝。每出外繫念其母不忘。後以事往淮南。母居建康遘疾。璠未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報毋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復蘇。當身痛之辰。卽母死之日。孝子之于其親。相關切如此。附錄 上海蔡琴崔諱懋廉。有少年姪善乩仙。萬歷壬寅歲。一夕請仙。關貞君降壇書曰。子來年癸卯必發。上帝以子孝在方寸。名次七十七名。次年以錄遺入闈。中式名次果不爽。

◎遇一甘旨及歡樂處不思親。增註 此指出外所遇。故僅記一過。若在自巳家中而忘親。則大不孝矣。嘗讀沈龍江先生語。令人毛骨悚然。曰世俗有父子異居者。亦有同居異爨者。獨不思我之身。父母之身也。乃思分爾我。析匕筯。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

人然。可乎。不可乎。假使我當食時。親猶未食。我能下咽耶。親當食時。不知肯否。于心豈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母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地。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爲細故也。

附錄 唐贊明激勸歌。有曰。父借茶鹽子不賒。各人各自辦生涯。從今識破人間事。父子原來是兩家。歌特甚其詞。要與沈先生言同意也。

◎母難日不思親。縱酒快樂者加五倍。

發明 稱大孝曰終身孺慕。孺慕者。無刻不念及也。偶然觸發。有動于中。自不容已。況于母難日乎。于此而不思。則已忘此身所自來。其所以孝于親者。亦無幾矣。

徵事 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趙公善應。生辰必哭於廟。元北麓處士李自華嘗以不得終養二親。遇初度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程子嘗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朱子亦謂須以忌日處之。

附錄 唐先生親恩歌數首。試爲忘親者朗吟一過。能不惻然生感。動其孝思。歌曰。我今未說淚先零。難報爺娘養育恩。自是斷腸談不得。斷腸談與衆人聽。○惟有懷胎受折磨。百般魔障好難䭾。莫言產育無凶吉。生死須臾可奈何。○肚裏如今痛得慌。叫人爲我簡衣裳。千生萬死都難算。只靠神天做主張。○生下兒來血奔心。牙關緊閉眼翻生。直從剪下胞衣後。再過三朝纔是人。○屎尿時常撒滿身。腥臊臭穢不堪聞。却無半點嫌憎意。洗換頻番劇苦辛。○聽得娃兒

哭一聲。翻身就把手來擎。想他歲半週年內。一覺何曾睡得成。○大雪紛紛臘月天。偎頭偎臉把兒眠。只因嬭是孩兒吃。徹夜開胸在外邊。○聽得孩兒出痘瘡。登時嚇得眼翻黃。一從放出標來後。盡日何曾喫米湯。○磕箇頭來上炷香。聲聲只叫痘娘娘。若還叫得娘娘應。何怕頭穿出腦漿。○幸得兒生兩歲零。依檯傍攙自能行。只愁跌破頭和面。掛肚牽腸不放心。○生得孩兒性氣歪。任他情性使將來。如何父母偏憐愛。還說乖乖這樣乖。○兒今頭髮已披肩。轉眼成人在面前。痛殺親心難割捨。不能長在膝頭邊。○縱然賺得幾文錢。受怕擔憂苦萬千。不是爲兒還爲女。自家吃得許多田。○娘看爺來爺看娘。爲何終日臉焦黃。只因兒女將婚嫁。相對愁眉做一房。○寸寸絲絲總是恩。誰能描得半毫真。蓼莪縱使能描畫。只好

依稀入九分。

◎忌日無哀慕心。

【發明】李亦人曰。禮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人子遇此日。則宜追思景慕。哀痛迫切。而不容已者。故齋戒沐浴。素服黲巾。不飲酒茹葷。居宿于外。凡弔喪問疾。一切之事。皆不可預。以盡思親之誠。故曰忌日不樂。非不祥也。言夫此日志有所至。而不敢有所私也。【徵事】劉師貞少年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終日涕泣。追慕廢寢食。忽夢見母狀。及覺哀號。乃刻木爲像。敬事如生。每有時新之物。必先薦之而後食。

◎跬步不謹致有損傷。

【徵事】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荅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余忘孝之道

余是以有憂色也。

◎臨疾不愼。

【廣義】愼疾。其淺而易明者。在節食避風。戒忿戒慾。戒憂戒勞。故有謂病中宜常看善書。則忿慾之患自息。有謂宜常與人蕭散。則憂勞之患自除。有謂宜學調氣坐功術。則風食之患可免。而其精要。尤無如治心兩字。黃陶菴先生吾師錄。特著却病一條曰。宋李畋九河公語錄云。畋苦痁。既瘳。請謁。公曰。子于病中。嘗會得移心法否。畋對未也。公曰。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愼之靜之。自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哀宗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余謂此眞刀圭之最良者也。未病時得此。可以不病。已病時得此。可以愈病。余昔在雲間大病。四體如炙。此心頗覺忙亂。因而自問曰。如果此病不起。只索委順。忙亂無益也。遂一念不動。至晚汗下如

雨。病竟痊。○郭伯康多病。遇神人授一衛生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强幾百歲。◎遇有爭忿不能禁抑任性忘親。極小事爲一過。因而搆成禍患。以危父母。爲五十過。增註 愚按此條。當先知本過。此又于事親上加記者。所謂本過。一則在行誼條曰。是一小忿。一則在交接條曰。小釁可耐不耐。遽成一訟。至于搆成禍患。皆從極小處啓之。不可不愼也。附錄 胡文定曰。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滅之甚易。旣炎。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矣。○遵生八牋曰。心上有刃。君子以含忍成德。川下有火。小人以忿怒災身。◎父母賜書當坐臥時或南面立拆看。一次一過。徵事 顧憪每得父書。必整衣冠跪拜讀之。

每句應諾，畢復拜。若父有疾，問至，則臨書垂泣，語便嗚咽，至誠盡孝之人如是。

○貧人有父母在堂，不竭力奉養，喜行布施，及一切好名事，費百錢爲一過。若偶遇急難，惻隱之心，萬不得已，而費錢者，非過。

【發明】彌勒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裝成，非是旃檀雕刻。卽今現在雙親，就是釋迦彌勒。若能誠敬得他，何用別求功德。佛典又曰：人不先供養父母而布施者，是名惡人。釋家有此等論，深足觀也。

【徵事】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太和楊黼辭親入蜀，訪無際大士，途遇老僧，僧問何往。黼曰：訪無際。僧曰：見無際不見佛。黼問佛安在。僧曰：汝但歸，遇有穿某色衣，著某色履者，卽是也。黼遂回。一日抵家叩門，已昏暮

矣。其母披衣倒屣出戶。正與老僧所言衣履顏色。一一相合。黼驚悟。自此竭力敬親。手註孝經數萬言。硯滴將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人以為孝感所致焉

伯叔盡倫之二。○受恩師。及母之兄弟。妻之父母。伯叔俱參此條。

總論　袁氏世範曰。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甚遠也。故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

廣義　旁註推及於師生之誼。不曰受業師而曰受恩師。其意精矣。天下有名為師而毫無恩誼教益者。是所謂餔啜之徒。不幸而拜承下

風。豈殊於途人也哉。非是之類。又當視其恩之淺深。張子有云。師無定體。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與天地父母並尊則視伯叔而更重矣。有如是之爲師者。其容不以子之事親者。以事之也。若夫母舅之次於伯叔。妻父母之次於母舅。遞而降焉。雖淺夫皆能道之。然就其間。亦有恩誼之各别。使母舅而不仁之甚。譬視夫我父我母焉。則其分雖定。其義可絶。又非等於伯叔之連枝共氣。雖無道而不可疎棄也。妻之父母。服不過緦。似乎輕矣。然而恩德所及。有終身沾被之而不可旣。或同於父之養育。或同於師之造就。此又不可以服論。我嘗聞諸先賢。謂服盡而情不盡。亦當心喪擬父母可也。循其分之自然。準其情之獨至。蓋甯過

於厚無失於薄。是所望
於敦倫盡誠之君子。

一功　致敬盡養。一日一功。**徵事** 崔孝芬有叔既沒。與其弟孝暐。奉叔母李氏。如奉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每兄弟出獲尺寸以上。皆入李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鄉邦稱焉。○栁仲郢父既卒。事叔父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公權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前。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故少貶也。◎

侍疾如所生。一日一功。能十日不怠。另加十功。**徵事** 扈鐸早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老無子。鐸爲買妾。遺腹生一男。愛護保惜。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有疾。旁夜哀禱北辰曰。吾父子可

去其一、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illegible]疾果愈。愚按格中語。此條尤難。必若扈君之至性。方能盡之。故誌其事於此

◎求順其心不吝財物。值百錢一功。

徵事　燕泰肅王輕施厚費。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宗詔給者屢矣。御史沈邈謂不可以常典奉無厭之求。上曰。御史誤矣。太宗子八人。今惟王耳。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何足計焉

◎一事教導順從。

三功　一事責怒順受◎代受一勞苦◎承一非禮之命不曲從不直拒能委婉爲辭愛尊長以德。

十功 忍受一難忍。◎一事有違倫理。委曲勸諫使之悅懌見從。

二十功 守一正訓處變不違。

附錄 楊惠元爲神策將軍。德宗發京西兵戍關東。親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師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缾罍不發。卑幼奉尊長教戒。不當如是耶。

◎服喪至誠盡禮不徒飾耳目。

徵事 何叔度晉時爲尚書。姨與母情愛甚篤。母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幷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

望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理。流涕對之。公事畢。郎往致哀。以此爲常。期年之後。哀慕不輟。人服其純行。

附錄 吳臨川曰。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謂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無隆。古之道也。朱子曰。聖王不定師生服。從其恩自爲隆殺。故曰心喪翁賓偖。偖父翁常服以緦。心喪如師。

三十功 遇急難。盡心出力。出財則另記功。

五十功 代爲貧乏從兄弟喪葬。至誠盡心力。論錢記功外。另加五

十功。

百功　旣長爲之嗣。誠敬心無異所生。逐事記功外。另加百功。

三百功　見惡於伯叔能積誠感動。

三百過　視爲難可出力者巧爲規避。

徵事　正統時李時勉爲祭酒、抑奔競、別賢否、隨才造就、恩義兼盡、爲王振所害、枷於監前、諸生皆伏闕、薊州石大用獨請代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年老風疾、況値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上併釋之、由是知名、是秋中式、遂銓戸部主事、○宋喩南疆從陳亮遊、時當路欲排善類、指亮爲根、非法煅煉、門人不敢出言、南疆請責

同門。謂陳先生無辜蒙罪吾曹爲弟子。影響昧昧是得爲人類乎卒爲白其寃。○漢郭亮從李固學固忤梁冀被誅戒收屍者同罪亮時未冠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守喪太后聞而憐之觀此三事足令巧爲規避者愧死。

百過 貧乏無養不顧。富厚有餘者加倍。

五十過 忘莫大殺戮讐怨可報不報

三十過 遇喪葬力能捐助勉强不肯爲。◎藏一怨不忘

增註 此必其甚難忘者。然已不免於過矣。若可忘者而不忘。則加倍記過。

十過 見大過不婉勸。◎小事抵觸。若故出惡言忿爭者。加倍論。增註 倘伯叔苛責無道。不能無荅。亦宜和婉其辭。不可自蹈抵觸之過。◎播揚一惡。人不知而播之者。加五倍。◎以上處從伯叔。及母兄弟妻父母。俱減半論過。惟報仇一條。只主伯叔

五過 遇規勸恚怒。徵事 唐彬已爲諸生。從章瑄學。嘗令作經義。作色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擲地而彬容色自若。瑄乃曰。此子可教也。後與瑄鄉會同榜。官至御史。觀此則知恚怒之不可矣。

◎代任一小事不盡心。徇私誤事者加倍。若於財上苟行。另論錢記過。◎雖逆加不恬受。致忿形於色。發明 即不形諸色。而內念徵有忿之之意。猶爲德性

未純當其時也惟自思曰此吾父之鴈行也則益務婉其容愉其色不特盡弟之道亦以盡孝之心是以

上文許記十功重嘉之也

三過 **聞病不候** 有事則免

◎**善言不聽**

一過 **褻狎不敬** 一事一過

發明 此即感應篇所謂慢其先生也宋游酢楊時在伊川先生門一日進見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不去既覺門外雪深尺許亳無怠容執禮愈謹侍師如此則待伯叔可知○施鄰溪可大年六十餘鬚髮皤然矣與客對坐時有族叔在襁褓中乳母抱而過焉鄰溪忽竚立客問故荅曰家叔抱過成宏間人物溪於詩禮如此鍾祥緐秀曾孫連登科甲者三人

◎**背後一**

稱道名號。當面一爾汝稱者仝。〔徵事〕朱子曰。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

◎吝一財物違其心。◎年老不堪強之任勞。一日一過。〔增註〕指供養日言。

◎年老殘疾生一厭薄心。一念一過。

◎二月不晤不一念。〔增註〕遠則念。近則便宜候矣。

◎重病可憐虛文候視漠無關情。

◎服喪衣冠如常。一次一過。若大違禮度。加十倍。〔發明〕按律。期親尊長喪。如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參預筵宴者。杖六

十。朱子集居喪之則謂期喪未卒哭。當如三年之喪。已卒哭。有不得已事。則衣墨衰行之。或可已者。亦不必出。在家受弔接賓客。皆衣喪服。節功緦等服。決不容有行慶禮及召人赴人酒食之事。其簡端題曰。喪禮備存諸經。五服制度。著於令甲。釋服作樂。律有明刑。近世居喪。或輕或重。或服或否。居處飮食出入之節。都無所變。衰麻月數。雖有差等。殆成空文。遠則棄先王之禮經。近則犯本朝之法令。

兄弟盡倫之三 總論

許魯齋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

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胡振安曰。吾邑節孝朱先生曰。人家兄弟。常作二想。則無不爲友兄恭弟矣。二想者何。當養生送死時。應作譬如父母少生一子想。當析產授業時。應作譬如父母多生一子想。此眞至論也。獨今人以兄弟多人之故。而於爲父母用財。則互相推諉。當爲者不爲。至使父母生失養。死不葬。而不顧。及受父母之財。則互相爭競。不當爲者亦爲。往往富者破家。貧者愈貧。而亦不顧。噫。當父母生子時。多生一子。則多增一喜。懷謂蕃衍之可慶也。今

若此。則是多生一子。即增一禍害。不如不生之爲愈也。言及此。其亦可痛也夫。抑又有情意踈落。兄弟經年會面亦稀者。此則雖無兄弟之患。而鮮兄弟之樂。吾亦甚爲惜之。

【附錄】邵康節先生孝悌歌十首。一曰。子養親兮弟敬哥。休羨骨肉起風波。劬勞恩重須當報。手足情深最要和。公藝同居今古罕。田眞共處子孫多。如斯遐迩皆稱美。子養親兮弟敬哥。二曰。子養親兮弟敬哥。怡聲下氣要謙和。難兄難弟名偏重。賢子賢孫貴自多。負米尚能爲薄養。讀書甯不躍高科。仲由陳紀皆如此。子養親兮弟敬哥。三曰。子養親兮弟敬哥。訓賢妯娌事翁婆。好遵孟母三遷教。須讀張公百忍歌。孝友睦婣兼任恤。智仁聖義與中和。當時曾子同楊播。子養親兮弟敬哥。四曰。子養親兮弟敬哥。天時地利與

人和莫言世事常如此堪嘆人生有幾何滿眼繁華何足貴一家安樂值錢多奇哉讓果與懷橘子養親兮弟敬哥五曰子養親兮弟敬哥光陰過去疾如梭庭闈樂處兒孫樂兄弟和時妯娌和孝弟傳家名不朽金銀滿櫃富如何要知美譽傳今古子養親兮弟敬哥六曰子養親兮弟敬哥晨昏定省莫蹉跎一門孝友真難得百歲光陰最易過和樂且耽宜自翕彝倫攸叙在謙和斑衣舞罷塤篪奏子養親兮弟敬哥七曰子養親兮弟敬哥丈夫休聽室人唆眼前金帛毋嫌少膝下兒孫不厭多但得家和貧也好若教不義富如何王韓孝友垂青史子養親兮弟敬哥八曰子養親兮弟敬哥休傷和氣忿爭多偏生嫉妒偏覷窘暗積私房暗折磨不孝自然生忤逆無仁定是出妖魔但聞孝弟

傳千古。子養親兮弟敬哥。九曰。子養親兮弟敬哥。莫因微物遽傷和。黃金櫃內休嫌少。陰隲冥中要積多。私曲豈如公道好。剛强無奈善柔何。古今簡策多名譽。子養親兮弟敬哥。十曰。子養親兮弟敬哥。吁嗟兮析聽搬唆。囊中財物他嫌少。祖上田園你要多。夫婦眼前雖快樂。兒孫日後恐消磨。何如孝弟推鄉黨。子養親兮弟敬哥。

一功 一日敬兄愛弟推逸任勞。侍疾晝夜無少怠者同。

增註 敬愛盡禮。獨勞自甘。一日之間。爲端非一。總而計之。止記一功。疑不當如是之輕也。及讀交接條。凡抑己讓人處。纖細爲功。而有註云。除事親外。待伯叔兄弟俱同論。則知一事一節。詳於交接條中。此特於兄弟畧舉其端焉耳。讀

是格者。固貴於參求之也。【傚事】漢姜肱博通五經。名重公卿間。與二仲友愛天至。寢嘗同被。夜俱詣郡。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憐愛之。又未娶。願以身贖弟。仲曰。兄年德在前。爲家寶。爲國俊。願受戮全兄。盜乃刼其衣服而去。旣抵郡。郡人見肱無衣。被問故。肱託以他事。終不言。盜聞感悔。詣肱叩頭謝。還所掠物。臨難而推任若斯。平時何難自勉也。○隋房景伯少喪父。以孝聞。貧傭書以供養。因涉獵書史。弟景先幼不能遣從師。母授之毛詩曲禮。景先年十二。自請其母曰。豈可使兒傭賃。供景先學乎。請自傭得衣。然後學。景伯哀其少。不許。力請乃許之。已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樵蘇。夜誦經史。遂通贍。爲名家。事伯如事父。出告反面。晨昏參候。側立移時。伯危坐。與相敬如賓。伯寢疾。弟侍湯藥。衣不解帶。容爲毁瘠。季弟景遠

性小急。然事二兄至謹。撫兄孤甚恩。不替其家風。幼弟亡。伯仲蔬食終喪。期不御內。鄉人爲之語曰。有禮有義房家兄弟。居常共處。盡當以爲法焉。

◎**一家事已不能爲兄弟任之。常抱不安。**一念一功。

【後事】少卿盧崇道抵罪。逃匿陸南金家。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驚。上狀。帝皆宥之。余於此事。深歎其推重兄之能辦。而愧恨已之無益。此一念也。豈待爭死之日而後有之。其平時之輾轉不自釋也固已久矣。故臨事而自輕其死也。兄弟之間。正貴其不忘此念。則格中所云。敬兄愛弟。推逸任勞。安有不至哉。○施邦顯因弟邦直會試北上。已亦以省祭謁選。邦直與嚴

溪亭爲友素重嚴邀之同赴公車凡經營舟車飲饌悉邦顯爲料理不擾弟心而推弟敬愛并不費嚴公一文也一日嚴公食少減邦顯夜思其故曰想無羹即令庖者具羹公果啜羹加餐邦顯喜動顏色又一日遣仵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告其友曰吾兄泣何也友入問邦顯拭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付弟俾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歌笑宴樂其事也今吾侃弟大事不可已者吾螻蟻異塗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畀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倪汝遷曰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於鄉先生乃爾其尊賢之誠何如耶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於泣下其友愛之篤又何如耶

十功 容忍一過不聽婦僕讒言。待兄弟之子同 徵事 周文燦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燦爲生。兄醉毆燦。鄰人不平而詈之。燦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世司馬温公嘗書其事以誡人。

◎視兄弟及兄弟之子急難無異於已。凡可効力者。無不盡心謀之。不憚勞苦。不惜錢財。事賴以濟。另加百功 徵事 宋太祖友愛太宗。數幸其第。太宗有疾。親爲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灼。以分其痛。若此至情。方不愧格中斯語。◎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携一子。抱一子。衆逐之。乃棄所抱。取所携者抱而奔。逐得之。問抱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已子也。軍至妾不能兩全。故棄所生而抱兄子。齊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忍棄乎。曰。吾夫尚存。可望生育。此孤兒。吾夫兄止此一。

綫存之以延宗祀。齊師曰。魯之婦人。猶持節行。其可伐乎。撤軍而返。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至正壬辰。黃州妖賊。自閩犯龍泉。贅善章溢同姪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賊獲。公曰。吾兄止一子。不可使無後出語賊曰。兒幼無知。我願代兒。固請免姪之戮。至於號慟。賊義之。倶得釋。噫。若魯義姑與章君。視格中語更逾情矣。

誠難矣哉。

二十功 **兄弟有違行至誠誘化使感悟悅從。**

增註 此條雖列二十功。然有遲速難易之分。苟令悖違之甚。不易挽回。而能有以化感之。此其深心盛德。蓋非可以億量也。○化兄弟之子。視兄弟稍易焉。然以其功言之。則必同論也。原文闕如。敢補之。

徵事 皇甫謐幼時養於叔母

叔母見其不學嘆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無有甯日卒成大名◎服

喪至誠盡禮待兄弟之子同 徵事 荀匠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父爲安復令卒於官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不忍聞其哭聲天監元年其兄斐爲鬱林守征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於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存及至家貧不能葬居父憂幷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鬢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骸枯瘁僅餘皮骨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欲辭外祖孫謙誡之曰

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惟君命難拒固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

辛普明河南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帳施靈床卧寢靈床下膚受蚊螫惟鳴鳴念兄而已比葬人士高其行各贈金資助之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爲兄贈也以營葬不周故不逆其意今幸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以自爲耶

三十功 同居合爨毫無間言　一年爲三十功

徵事　張顯延長縣人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曰群諸女婦處一室爲女工工畢歛聚一庫室無私藏生子互相抱哺兒不知孰爲已母也顯卒弟闔以家事傳其子聚聚辭曰叔父在宜主家闔曰宗子也宜莫如侄卒傳聚縉紳家自謂不

如也。至元中表門。○茅信卿泰州人。四世同居。舉家百餘口。每日。一家長坐堂上。卑幼各以序立。拱手聽命。分任以事。畢則復命。其有怠惰。輒鞭辱無有怨言。雖祁寒盛暑亦如之。州守霍仲順聞於朝。旌表其門曰四世孝義之門。○江州陳氏。陳宜都王叔明後唐時有名崇者。爲江州長史。廣置田園。擇羣從兄弟掌其事。建家塾。立家法。群子弟教之。至宋初。旣十有三世矣。長幼七百餘口。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席。少事長。卑事尊。不畜婢僕。供作使。上下睦親。家畜犬百餘。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爲之不食。鄕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州守張齊賢上其事。免其家繇。愚按陳氏每食必群坐廣堂一節。此同居合爨第一義也。昔楊椿誡子孫曰。吾兄弟家居。不忍別食。不異居分財。比聞汝等頗有別齋獨食者。此漸不可長也。楊

椒山公遺訓亦有云、四季衣服兄弟妯娌必一樣、每飲食、兄弟同一處、妯娌同一處、不可各向自己房中、夫婦同食、此即嫌隙所易生也、豈非洞見事理之言乎。○鄭濂浦江人、自七世祖垂訓子孫守之、凡二百年不別籍、郡守扁其門曰天下第一家、明太祖召至京問曰、汝何以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爲可勵風俗、故加以扁名、上曰汝家食有若干人、對曰、一千有奇、上曰、千餘人同居、眞天下第一家也、因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惟克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適河南進香梨、因賜二枚、濂雙手擎梨於首趨出、上命校尉瞷之、至家召族人立兩旁、向闕叩首謝恩、置水兩大缸、碎梨入水中、分飲其水、使者還報、太祖大喜、後有訐其家與權臣通賄、太祖曰、鄭門無是也、誣之耳、尚書嚴震著

其家世孝友上命簡其子弟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至京並授之官宗長漢詰闕謝恩上親書孝義家三大字賜之識以玉璽○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幸其宅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恊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司馬温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惟故丞相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嫁喪葬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宋鄆州盧縣尉許永上言父瓊九十七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永身七十五願得一近便差遣以就榮養太祖命召其父既至數奏詳敏詞氣不衰太祖敬

歎曰卿一門如此必有大過人者瓊曰無他但累世義聚不分耳太祖曰此即卿大過人處立命賜襲衣腰帶及綵緞馬疋與永近便差遣一任從其志也○宋時聖節優禮老人惟吳元嗣一門有八十九十一百以上者八人內吳琥一百一十有四步履輕健詢其所致亦累世義聚不分詔賜一官旌表門閭門外又築義順士臺二座立二株華表鶴柱隆異其禮人皆後爲盛事愚按義聚之門多高年者一則和氣所鍾二則各無門戶統於一人主持餘皆熈然自得宜其享壽長也或疑食口日增奚所資給能無憂慮倍深不知義聚之門法度謹嚴必無游手子弟人各有職職各有課嘗觀農夫小民父子四五人同居則可廣耕豐穫諺謂之兒熟里爭羡之豈有以人多食乏爲慮者乎惟其各有職業也則當其少時先無淫佚

之傷而老景又得以優游有托欲不壽而不可得也
○趙緬唐州人父祉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緬官福州司獄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略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元貞初旌表陸虞公曰家道之衰旺惟視其一家之人以卜凶吉未有和氣萃焉而其家不昌隆者若昌隆之家將衰必先有戾氣凝結不解而非意之殃隨之吾嘗歷驗而信其然矣豈必術士之占測哉○張誠田家子也自祖琯至誠六世同居歷二百餘年親丁數百內外和睦始終如一衣服之類皆無常主每日家長坐堂上子弟列堂下以次受職罔不祇勤他日誠夢一神人謂之曰汝以敦倫名列天府久矣及卒舉棺輕如蟬蛻

◎遇重病躬治湯藥盡心保

護。待兄弟之子同。增註 如至廢寢忘飡。竭財醫禱。賴其力以得痊。則于本功外。另加百功。照急難無異於巳之條也。徵事 李勣姊嘗病。勣已爲僕射。親爲燃火煑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爲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常爲姊煑粥。其可得乎。○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遠近重之。稱爲庾賢。而不名。

◎分產惟兄弟所欲。不發一語。不存一檢擇心。徵事 五代張士遜幼與叔同居。叔有七子。一日

叔欲析箸。分產爲二。遜曰。不忍諸兄弟共止一分。可分爲八。彼此固讓。卒如遜言。年十七。預薦入京。一術士見曰。此少年滿面陰德。必登高第。放榜果然。夫同胞兄弟。猶有未必然者。乃其待從兄弟如是。獲報宜哉。

◎兄弟之子貧廢習業。爲之延師。一年爲三十功。

◎兄弟之子貧不能婚。爲之娶。及爲兄弟再婚。一人爲三十功。

【發明】觀范文正公義學義田。舉宗咸資賴焉。或猶得而諉諸力薄。若夫同胞兄弟之間。苟稍稍充足有餘。當亦不難勉而爲矣。友愛者其念諸。

五十九

獨任一大事無矜心。

【徵事】京三郎隆興人。昆季三人。建炎間。金人至。郡守

以城降虜虜將還從郡索少壯三千使負荷資裝郡乃戸取一丁其大父議孰可行伯仲皆難之三郎毅然請曰伯仲皆無脫身計不可往我當行也虜使少壯止城南四十里翌日未明虜騎奄至奪取衣服畢悉殺之三郎被傷墮水伏於河之土嵌中逮暁無人乃登岸傷且困露寢於草莽達旦覺有人坐其旁問爲誰則曰我一夕守汝矣汝曷起求朝餔耶三郎告無衣可着守者爲其就河觧溺死者衣數條去其水畢則曰從此東去有僧寺可憇以待虜盡則歸於是告別竟不知其爲誰郎乃東行果得僧寺郎雖土人未知有此寺也寺中逃難者甚衆僧爲作粥給之後三日揆虜去盡乃還城城中蕭條無人父及二兒皆不見郎渡水求之相遇於途還故居自是生事日增不時致富乃取親戚之貧困者悉撫養之郎爲人廉

謹質直。雖日從事於市利。而語言心術。一無所欺。旣而長子仲遠登科。八年遂至丞相。封贈三郎至朝請郎云

◎兄弟貧未能葬不獨營生壙

◎兄弟相爲師友德行學業各自輸誠集益

【百功】親歿後撫幼弟至成立過於已生。兄弟之子早孤。撫養至成立者。同論

【後事】漢許武會稽人。父卒。門戶單微。有二幼弟。武日則躬率僮僕。耕田種地。夜則挑燈讀書。耕種時。二弟雖未勝鋤耰。必使從旁觀看。讀書時。坐二弟於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爲解說。教以禮讓之事。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家廟前。云武無德。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之。直待二弟號泣請罪。方起不以疾

言遂邑相加也。室中兄弟三人同卧起。如此數年。二弟長成。家漸裕。有勸武娶者。答曰。娶妻易生嫌隙。恐傷我手足之情。鄉里稱爲孝弟。許武。州牧郡守交章薦舉。朝廷徵拜議郎。隨解組歸先與二弟議親。後方自娶。同居和氣。後二弟聲名亦著。明帝拜爲內史。人皆稱爲友悌之報云。◎兄弟同爨視

兄弟之子與己子無異情。

徵事　唐元魯山先生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魯山晝夜哀號。抱其兄子。即以己乳含之。涉旬日而乳遂有汁。兒得長大。此眞篤天倫之至者。○殷近仁家貧。與弟原善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廉。官廣西。與妻俱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己出。或諷之娶。原善泣曰。我非不欲有室家之好也。萬一娶而不賢。則諸孤不

淚。可慮哉。

◎幼年失怙。事長兄長嫂。終身極盡誠敬。不異父母。【徵事】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必問曰。得無饑乎。少寒。必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嚴溪亭先生鳳致仕歸。兄老而貧。迎養於家。凡宴客。必兄遞盞。自執箸從。一日進箸稍遲。兄怒批其頰。欣然受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暢否。臥安否。兄壽卒。哭葬盡禮。朱在菴曰。以貴弟而敬貧兄。已屬今人所難。況小故而批之衆客前乎。嚴公不可及矣。

【三百功】財物不論爾我。終身如是。【徵事】趙彥霄與兄彥雲同爨十二年。彥雲遊浪費業。霄諫不聽。遂求析箸。甫五年而兄產蕩盡。索逋盈門。一日霄置酒語兄曰。弟初無分意。以兄不

節敬爲兄守先業之半亦足以供朝夕請歸仍主家政卽取分契焚之付以筦鑰更出所蓄爲償諸負兄慚受而改轍焉。次年彥霄父子同登進士。

◎周給異居兄弟及兄弟之子貧之不少怠無德色。【增註】格中條例無不計錢准功。惟父母兄弟無分彼我。視其心力之可盡者必竭盡之而無憾。倘心力有未盡卽偶費錢終於孝弟有虧也。故獨不計錢准功。

◎兄弟以非義相加終身惟知自盡毫髮無間。【發明】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張拱辰曰兄弟之間。不論施報。惟當各盡其心而已。豈可以兄

友而弟不恭。遂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遂廢其恭。而因施爲報。將使一本之愛。作市井交易之道哉。

徵事 謝述字景先。少有至行。事兄盡誠敬。莫有及者。次兄景仁素憎述。遇之無禮。及景仁病。述盡心事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友愛遂篤。

三百過 **視兄弟及兄弟之子困厄。力能救助。漠情不䘏。**

徵事 劉徹屢舉不第。夢神語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生平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忍令受杖。非虧德乎。徹以弟不肖爲辭。神曰。見行道之人。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將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從館歸。途見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因

以東修與之。不意已蒙
神契。後軾三子皆顯官。◎**親歿後視幼弟異於已生。**

徵事 唐岑文本弟文昭為校書郎。多交輕薄。太宗不悅。謂文本曰。卿弟結交多過。恐為卿累。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信宿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瘁。無此弟。是無老母也。容臣歸。極言勸誡之。因泣下嗚咽。上愍其意而止。蓋愛親未有不愛弟者。不友之人。即兼不孝。異於已生。其為友也幾何。◎胡振安曰。長兄之於幼弟。猶父之於子也。或親老。或親歿。而下有幼弟。則衣食之事。固在長兄。其從師娶婦授產三者。亦當任之。就三者之中。從師娶婦。所不必言。至授產一節。往往酌量而與。不能與已子為同。然人重謀生。為長兄者。誠能以親心為已心。即親無所授。已所營產。不惜割以畀之。則友也而孝兼

盡矣。至於兄弟早世。所遺孤寡。尤當矜恤。旣不幸不能於兄弟致其情。庶於此而致其情。且此煢煢者。我不盡力撫存。我不嫁娶成立。又將誰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吾輩用心。皆當如是。寧有門以內之孤寡。而反膜外視之乎。

由親而始。則莫切於此矣。◎欺凌異出庶出兄弟。增註謂細微節目處。隱有欺凌之意也。若助其母暴虐不仁。千過不足以盡之。徵事 王祥事繼母朱氏盡孝。而朱不慈。每加楚撻。所生子覽。輒涕泣抱持。朱又置酒酖祥。而覽知其意。徑取酒飲之。朱驚覆酒。覽之婦亦與祥婦。服勞。如一。以致朱氏感豫。復爲慈母。後呂虔有佩刀。相其文謂有德而佩之者。位至三公。虔以贈祥。祥果位登太保。壽至八十五。祥薨。以此刀授覽。覽果九代公卿。姚龍懷曰。嗟乎。人皆知王祥之孝於繼

母。而不知王覽盡弟道於異母之兄。以全其生母之慈爲大孝也。王覽取酖徑飮。其一節耳。至彼晨昏定省之間。朱氏獨處無人之際。其叩頭流血。宛轉勸諭於生母之前者。日不知其幾。人不得聞。史又安得載也。痛哭流涕之言。出於嫡親骨血之口。如滴溜穿石。石雖難入。一入之後。滴滴不差矣。不然。祥雖勤孝。豈能輕化朱氏之毒心哉。迨其後。祥雖位登台司。而覽之後。累世爲公卿。其食報且浮於祥。卽請朱氏而較量之。使酖祥而悉取其產以與覽。其所得與。此孰多也。○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嫡故意欲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乎。舅曰無。馮曰。三子皆舅所出。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乎。舅大悅。從之。累世簪纓不絕。夫子無嫡庶。人人知之。而人人昧之。馮氏獨曉然不惑。豈非巾幗中丈

大乎。

百過 爭產不睦。

徵事 蕭修撰與成。光祿公與穀。兄弟甚相友愛。年五十。猶同爨。所營悉出公。不以煩光祿。諸子婚畢。乃為光祿繕宅第。舉其業均畀之。光祿謂兄子凡六。而已子止二。不欲使二人均六人業。辭不受。公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不知其他。讓而弗決。請於其母太夫人。母命以十四與光祿。乃止。後二公俱陟顯仕。子孫義讓不衰。累世科第。○清河太守蘇瓊好以禮讓化民。有乙普明者。兄弟爭田。自前守時。經年結訟。各相援証。公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而失兄弟心。如何。因而淚下。諸證無不感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遂還同居。終身和睦。○歸安施佐

字相之。弟佑字翊之。兄弟俱爲知州。致仕家居。以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釁。親友日爲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素以孝弟著聞。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顰蹙曰。吾兄儒。吾正苦之。使得如今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憫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淚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歔欷。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無間言。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二姓皆蕃衍。人猶樂談其事云。

附錄 方正學四箴。其二爲兄弟言曰。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荊。
連枝復同氣。婦言愼勿聽。

五十過 漠視同胞幼弟及兄弟之子。教學有失不規。有

善不奐。從兄弟減半論。**徵事** 陸九思字子彊幼弟子靜之始生鄉人有求抱養爲子者二親以子多欲許之子彊力以爲不可是年子彊適生子渙之謂其妻曰我子付田婦乳之爾可且乳小叔其妻欣然從之子靜既長事兄嫂如事父母守荆州時上書於兄以郡政告子彊猶責其矜功其方正如此每有家問訓飭子姪渙以不識禮義爲憂子靜先生道德名儒千古瞻仰豈知磨礲追琢之功得於早諭教者亦賴其長兄有以相成云

◎漠視異居兄弟及兄弟之子貧乏卽有周給出於必不得已

◎兄弟貧未能葬僅爲自己營生壙

增註 處從兄弟亦宜惟力是視格雖不舉其過然理則可推力厚者未必無責備也 **徵事**

莆田林氏之先有字用賔名觀者嘗厚待一異人異人指一嘉地曰葬之公卿盛於麻粟慮君福德未足以當此公曰吾德則薄吾福則淺但得此地而與宗族共之豈無一二足當之者異人歎曰郎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孫翰曾孫庭㭿庭機元孫爌俱官至尚書公累贈一品封誥嗟乎觀林公之事彼獨私一巳者庸可望其得地發祥乎◎責善不納反成不睦◎兄弟大仇怨人與之交◎無故貽累兄弟

徵事 懷遠陳氏其弟名鳳好酒喜博破產業至不能餬口其兄名龍故善士也頻周之一日弟忽悚然曰我與兄同受先業而我乃如此累兄周給有何窮期眞家門之罪人也遂痛自策厲

勤生嗇口。見兄有恵。輒涕泣不敢受。四五年後。業稍稍復敬奉其兄甚厚。謂兄曰。弟因今日。益念昔時不肖。終身含羞。莫可洗釋。憂兄累兄非一日。死見父母。猶將切責也。子孫傳爲家訓。遠近聞者。多警發焉。

三十過　分產擇美推惡

廣義　近世兄弟。鮮不析箸。只薛包事望之。固常情所難。欲免檢擇之過。嘗觀士夫家有善法矣。兄弟分產幾分。集三黨尊長。美惡均配。祭告祖宗。即於祠堂前。如部選掣籤。各自拈鬮領取。絕去猜疑。永無間言。此法最爲公正。昔張齊賢斷分財不均事。片時而決。得此意也。○眞宗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訴。齊賢在平章曰。是非臺府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各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分少乎。各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

舍貨財無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

聞上大悅曰朕知非卿莫能斷也◎巧心推諉難事

【徵事】宋大明中五丁發三行戍邊彭城人孫棘弟薩當行坐違期法死棘詣郡言弟幼失母母遺言必保全不忍令當一門之禍棘家長也請代薩自言二歲失父長育賴兄兄雖垂憫薩何忍求生太守張岱以棘薩各置一處各報聽代棘薩各欣然就死岱表以聞詔貸罪後其家產紫芝及連理木之祥○長樂鄭氏偶殺人下獄兄憫然曰弟未有子我當代之自首於官瘐死獄中其子携母賣酒嶺上母死遇異人指山下地曰白牛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當出宰相其子覓至一處果値白牛起鷓鴣忽鳴因停其柩天大雨湧沙擁柩生邸先登第拜相夫事之難處孰甚於論死入獄且弟自犯之非一家公事也而友愛之情

眞切如此。乃向有其分。而忍於推諉。用意則巧矣。其如良心巳泯何。

◎**藏一怨不忘。待兄弟之子同。從兄弟減半。**

【增註】凡言不忘。謂常懷怨怒。不肯消釋。非謂有報荅之心也。

【發明】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巳。積之既久。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處忍之道奈何。隨即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欠學問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寗幾何。不使之入於我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按此論推究最爲精當。與功過格意恰合。錄爲處忍者告。固是一帖清涼散也。

【廣義】李亦人曰。骨肉失歡。本於至微而終不可解者。止由失歡

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耳有能先自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漸如平時

◎自己獨娶妻成立親老家貧不留念於諸弟妹。發明 父母家貧子衆婚嫁恒不能均一相繼竭力於一二長大之子而以下諸季茫然莫措夫手足一體彼已娶者其何以自安也縱或限於才分不遑佐其父以經畫而不安之情必有常切於中而不能釋者苟自謂當得而於諸弟妹漫無置念君子謂其已恝矣一體之情安在哉

二十過 小事不忍耐致爭競不睦。發明 唐主為荊王元景等之藩宴別念及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二語因流涕嗚咽不能止至性之言洵足令人感愴忽於兄弟之情者特

末之念耳。附錄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又曰。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分產意欲求多。只指一舉念間。若果恃强横佔。另計所值五十。錢一過。徵事 至治中。眞定有朱顯者。祖父已分財。見羣從多貧。謂其弟耀曰。父子兄弟。一氣也。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同居。延祐中。蔚州吳思達者。有兄弟六人。以父命析居。後兄弟產多破。父卒。治葬畢。思達告其母會宗族。泣曰。吾兄弟同母。忍令苦樂殊異耶。焚分券合食。宅後梛生連理。人謂友義所感。愚觀古人事。若此類者。每不勝太息。兄弟而至分產。已非天倫盛事。而乃復有求多之心。推此一念。吾知其於彝倫間。將無所不薄者矣。附錄 江

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繼沒原虛私匿羅綺兩篋又欲析二弟另居一日鄰家降紫仙姑原虛適在坐乃曰聞仙姑善詩幸見教一首仙乩云何處西風夜卷霜鴈行中斷各淒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肱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厚待二弟與之完娶教以儒業後二弟俱登科事兄如父語云暗室欺心神目如電良足畏哉

十過 見大過不婉勸兄弟之子同從兄弟減半 徵事 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見過不勸必無淡愛積中者矣 增註 按五十過中已有云有失不規矣此條似爲疊見然彼則專主讀書學問故嚴

其責於尊長。且統終身而渾括其辭。若此條。與一過中小過不規。則就凡爲事體言之。而又分晰夫一端一節也。仍鑿然有別。細讀自見。◎兄弟和好。怨自矜其獨勞。自誇其德惠。致啓不睦之釁。

【徵事】虞讜天性孝友。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父憐其衰老。命讜代行。讜曰。父命也。安敢辭行。毅然就役。若忘其爲從兄事者。尚書楊文懿公嘉其義。爲之請。得免歸。歸謁從兄。無一德色。薛包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夫虞之代役。難於忘其勞。而無纖毫之矜。薛之讓産妙於泯其迹。而令受者以可安。昔之人有若此。彼矜

勞誇惠者。自揣何如。

◎**向人私摘短失。**【廣義】向人私摘，固為過矣。或猜疑其私摘者，恐亦不免於過。袁氏世範曰：同居之人，須令曳履揚聲，使人聞之。恐適逢議我，彼此生隙。然則雖議我，甚願其不聞也。況未必議我而逆億之乎。愚意亦當準此例記過也。

◎**借物不應。**【增註】此謂器用物件也。世有操家而內為政者，往往靳惜之心勝，而兄弟之間，乞借暫用，亦巧為之辭以拒絕其請。此雖世家大族，常或有之。其罪皆由婦人，未有丈夫而鄙惡至此也。要之平日不誠諭室人，而致令薄於己之同氣，不得謂非丈夫之過耳。若夫借財物而不肯應，則格中未有云。漠視不恤為三百過矣。愚故信此條之單指器物而言也。

◎**於飲食饋問上發一誚責語。**【增註】若兄弟之子有

失禮。則可責。尊長之道。不妨然也。然亦須諒其情勢。少可耐者。便宜耐矣。

◎**兄弟獨任一大事。不自返內慚。**

發明 既惡其甘作庸愚。且可知其於兄弟間。必無推逸任勞之情也。

◎**兄弟有不和睦者。不用意調釋。從中左袒。**

發明 此家門不幸事。不論曲直。總當婉為調釋。不可助直攻曲。以激而甚。若反助理曲者相凌。悖情之甚。准欺凌例記過。恐猶為寬其罪也。○閩鐘集曰。治國易。齊家難。蓋朝廷之法。可以行之於百姓。獨不能行之於一家。故不得不委曲處之。委曲二字。真處家之善術也。昧此者。家難頻作。骨肉戚仇。達人當不如是。○袁氏世範曰。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皆賢。或兄弟不皆令。鮮有一家盡無此患者。雖神聖亦無如之何。譬如身

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未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從容諭之。俟其自化。則胸中泰然矣。欲事事爭其曲直終無了義。

五過 輕聽一讒不察遽加責怒。待兄弟之子同

增註 胡振安曰。卽確當。亦宜置之也。

徵事 牛宏弟弼醉殺宏駕車牛。宏自外入。妻迎謂曰。叔殺牛。宏無所怪問。但云作脯。坐定。妻又曰。叔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兄弟有過不能善誘過於切直致成嫌隙。

發明 兄弟規諫。此至情也。縱令過於切直。亦本深愛使然。於此而成嫌隙。罪惡實在聽言者耳。而功過格以爲違於委曲化誘之方。特錄爲過焉。其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歟

◎暱於兄弟之情。徇私廢公。不愛以德。

徵事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暮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無留意。及遷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薦。而直指惡余。剬之。既而陞翁源。余爲索文憑於少宰。少宰訝余。何不相聞。可以善地處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天下大官小官。俱吾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用。使予弟爲卿。季孫異之。况爲政而用者乎。余盖欲以公倡百寮。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地不慍。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僦夫馬。辛苦淡薄。至於没身。賢如我弟者亦少矣。○文節仲弟布衣也。自家傒公於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温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

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毋徇俗也。弟。奉。命。唯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必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之醇謹。正兩相成哉

○按文節公之待二弟。眞所謂愛以德而不暱於情者也。抑愚又嘗觀世俗之兄弟敦睦者。輒或不揆義理。相助爲豪快之舉。自謂用情出力。而不知其愛而不愛者多矣。卽如上海一太學生。其弟亦由太學。考授州佐。適喪耦覓葬地。已成交將葬矣。突有稱久遠原主者。詞說支離。其意不過有所覬也。怒其借題爲詐。峻絕之。致其人無狀。而生復助弟盛怒。必欲訟之官。由此連結不已。旣大費。其人斃于杖。弟不久亦病恍見其人。隨卒。夫其兄發怒時。非不自謂手足之情

切。而相助以禦侮也。獨不思其人之圖覬者固有限
之欲。弟雖堅執在兄則又不妨從中寬解苟少有以
遂之。未必兵連禍結於後矣。乃兄弟一意。弟且得兄
而怒勢益張。遂勢不自主家破而身隨之。兄之助弟。
豈非適所以害弟歟。誠能精讀功過格。其必無
是病矣。愚得其事於目擊。有感於斯而附誌焉。○已

子與兄弟之子小有爭執不辨曲直各怙所生

發明 程母侯夫人教子。當幼時。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怙所生者。豈惟薄愛兄弟。甚非所以厚愛其子也已。

三過 任兄弟事不盡心。小事一事三過。大事加倍論。待兄弟之子同

增註 不能若已事

者。卽謂之不盡心也。◎**聞兄弟急難不卽赴援。**兄弟之子同。[增][註]卽赴而不過飾情周緻。此其人。恐弁不得照不盡心之條論過也。莫遂以卽赴爲能遵功過格耳。[徵事]漢趙孝趙禮相友愛。歲饑。賊據宜秋山。掠孝將食之。禮奔賊所。曰兄病且瘠。不堪食。我體肥。願代。孝不肯。曰我爲將軍所獲。死命也。汝何辜。兄弟相抱大哭。賊感動。並釋之。夫遇有急難。挺然殺身以代。且不恤。若趙禮之急奔賊所。情何篤也。彼聞之。而無所迫切。抑或飾情周緻。其得謂之有人心者哉。◎**兄弟異居聞疾不候。**因有事免。[增註]疾。小恙也。若疾而至於病。則雖候之。而遲緩焉。仍準不候論過。[徵事]廣東黃士俊敦篤孝弟。赴公車。途聞兄病篤。歎曰。焉有急功名。而緩視胞兄之死耶。半途歸。萬歷丙午至京。夢

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曰。汝來耶。今首用汝矣。遂狀元及第。

◎二月不晤不一念。

兄弟之子同。從兄弟減等准一過。

◎無故加疾聲傲色。

徵事 夏邑陳世恩。萬歷巳丑進士。兄弟三人。惟季弟好遊狎。早出暮歸。長兄規止不改。公曰。傷愛無益。每夜親守外戶。待弟入。手自扃鑰。問以寒煖饑飽憂恤之情。形於言貌。如是者數夜。弟乃大悔。不復暮歸。夫兄弟有失。尚不敢以激切傷愛。况無故而失其怡怡之情。其於待兄弟無義。其於自持無禮。莫謂其爲小過也。

增註 觀上條出言切直。乃有故而發者。則以五過律之。而此僅列諸三過。凝爲輕重不倫。然嘗細察人情。惟其有故。則激切之下。往往與人以難堪。中傷私情。遂爲潑怨。其所關係大矣。若夫無故而偶有疾聲。一時任意。出者不覺。愛

者無怨憾焉。庸人無學問者。輒易犯之。不必若賢者之重其責備也。**廣義**白文此條。蓋渾言之。愚謂弟之加兄、與兄之加弟。又各有別。若以弟言。無論有心無心。而所深戒者。惟傲之一字也。千古惡弟之著。無有如象。要之殺兄之說。皆屬附會。而見于堯典之可據者。亦僅舉一傲字耳。只此一字。不弟之罪。已不可逭而後世因得以甚其詞。所謂君子惡居下流也。然則傲者。非為弟者之極惡哉。功過格于此少剖晰之文愚敢特申論之。并載一近事。傲天下之不弟者。〇臨潼殷富弟貴。素傲不弟、嘉靖初、死三日復生、向兄叩頭曰、弟今不敢慢兄矣、兄詰問故、貴曰、弟被二卒拽赴城隍廟、聞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慢兄、罪合杖百、獰鬼捽貴將杖之、貴大懼呼曰、貴愚蒙任性適意、不自知過惡。請自今痛自悔改、即聞殿上曰汝能改、姑免

杖、遂縱歸、見北街鄭優一家皆遭拷掠、又遇某秀才謂有白金三兩、著草鞋中埋榻下、傳語其子取之、秀才子求諸榻下、果得金、亡何、鄭優闔門疫死云、

◎兄弟同居不和好。一日三過。如異居兄弟。一月後無改悔心。爲十過。積久不改。逐月記過。

徵事 崔孝芬爲人、孝義慈厚。愛弟無不至。相對必温容撫問。臨事肫肫。教導惟恐。弟之有失。弟孝暐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必孝芬。命不命不敢也。鷄鳴起。卽在兄所。候。視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按崔氏兄弟與房氏兄弟相似。此誠各盡其道者也。假令偶有乖違。觀此能毋亟愧悔乎。

廣義 家庭不睦。其大者。或因責望太過。或聽婦女離間。固不待言矣。而其最易犯者。或以性情不一。作事不齊。遂致不睦。此雖詩禮之

家。恒不能免。旨哉袁氏世範曰。父兄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必順。子弟愛父兄。不必責父兄之必慈。父兄子弟。各務自盡。而責望之病除矣。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語言。其妻室有言。雖或中情。亦不可聽。而離間之端絕矣。至人之性情。或柔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臨事之際。一是一非。自然不同。惟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卽或有偏僻處。不忍旁視。只宜平心和氣。婉轉勸導。如此而不睦者。吾未之聞也。◎同居遇一小事。規避不肯爲。

一過

見小過不規。◎獨任一小事有矜心。能禁制之者免。◎遇正經事。婉言規勸。反生恚怒。此指獨知之念言。若怒形於外。加二十倍。◎

善言相勸不聽。增註 恚怒。拒絕其言也。不聽。輕忽其言也。雖二者情事有別。然其負兄弟之至愛。則一也。◎自已貧乏賴兄弟或兄弟之子周濟反多不滿心一念一過。加責言者。一言一過。增註 此條宜與五十過中。漠視貧乏之一條對看。惡其卽有周給。出於不得已。以是爲待兄弟無情義。然在旁觀可施責備之詞。在當躬。惟懷感激之念。一絲一粟。豈曰非惠。自返無裨益於兄弟。而徒以累兄弟之周給。方恤乎其不安。而敢有詬責乎。◎服喪不誠。叅伯叔條。徵事 謝述隨伯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喪還都。遇暴風。喪舟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舟尋求。嫂庾氏泣曰。叔去必無及。豈宜存亡俱盡耶。述號哭曰。吾兄柩安全。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

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喪舟既沒迹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侯疾無至情**。兄弟之子同。【徵事】王僧虔攜諸子姪到郡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為之廢寢食諸人或慰諭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之子更逾所生吾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允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同舟謝職言未畢淚潸然下聞者皆嘆息儉疾尋即愈◎**手足至戚用一外交虛文**。【發明】態蓋至親無文至愛無迹一飲一食即加謝語是外之也◯第五倫自述兄子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謂不能無私程子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

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
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姊妹相見矣。
禮度近俗習。【發明】傳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
巾櫛。不親受。又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又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
不踰閾。此可以識禮度所在矣。

